永樂大典

卷九百十三
之九百十四

二支
九十七

秘籍网 www.miji8.com

纂修官劉 簽出第

九百十三卷內

窓齋筆記 二頁內一條	續後漢書 二頁內三條 六頁內二條 十一頁內一條 十二頁內一條 十六頁內一條 十七頁內一條 廿頁內一條 廿三頁內一條
倦遊雜錄 三頁內一條	孝友同風 十三頁內一條
五代薛史 十九頁內一條	張氏可書 廿二頁內一條
小說蒙求 廿一頁內一條	類說 廿四頁內一條
九百十四卷	撫遺新說 廿六頁內一條
禹政指範 一頁內一條	經世大典 二十五頁內至三十五頁內一條
共書十二種計 廿三條	

乾隆三十八年 月 日發寫 謄錄

卷內

永樂大典卷之九百十三

二支

屍

洪武正韻申之切在牀曰屍在棺曰柩通作尸許慎說文屚終主从尸从死式脂切徐鍇通釋終主從尸死聲主於身也申離反顧野王玉篇弛祇切司馬光類篇升脂切又天利切似皴貌鄭樵六書畧會意釋行均龍龕手鑑音尸楊桓六書統審毋屚死者未斂也从死在屋下尸屋省文統注屚隸屍譌熊忠韻會舉要次商次清次音通作尸釋名既定死曰尸尸舒也骨節舒解不能復自勝斂論語寢不尸注謂偃仰四體似死人也陰時夫韻府群玉陳也字滥博義商支切趙謙聲音文字通攷本作尸亦死寫意韻會定正審基切入死在牀之稱字切審基審聲羶屍

篆書 屚 徐鉉篆韻

隸書 屚 高勉齋學書韻總

隸書 屚 並六書統

總敘

禮記屍之言天也陳也劉熙釋名既定死曰屍屍舒也骨節舒解不能復自勝斂論語寢不尸注謂偃仰四體似死人也白虎通屍者何謂也屍之爲言陳也失氣忘神形體獨存朱子語錄答余正甫謂屍當北首亦無正經可考只喪大記大斂陳衣君北領大夫士西領以

秘籍网 www.miji8.com

此推之恐國君以上屍當北首耳然不敢必以爲然若無他證論缺之可也

輿尸

易師卦六五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又六三尸或輿尸凶象曰師或輿尸大無功也

澡尸

周禮天官大祝大喪始崩以肆鬾澡尸注鄭司農云澡尸以鬾浴尸

馮尸

禮記喪大記凡馮尸者父子先妻子後注馮謂扶持服膺疏父母妻子謂尸之父母妻子也父母尊故馮尸在先妻子卑故馮尸在後也

遷尸

禮記士喪禮遷尸注徙於牖下也於是憮用斂衾

虞尸

禮記檀弓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注贈以幣送死者於壙也於主人贈祝先歸

載屍

左傳宣公十二年晉師救鄭楚熊負羈囚知罃知莊子以其族反之厨武子御下軍之士多從之每射抽矢敢納諸厨子之房厨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董澤之蒲可勝既乎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屍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

鞭屍

史記伍子胥父奢及兄尚爲楚平王所殺子胥奔吳後從吳王破楚入郢平王已死子胥掘其墓出其屍鞭之三百西漢書王莽傳陳歆言虜犯邊者皆效單

秘籍网

www.miji7.com
www.miji8.com
www.miji9.com

扫码关注公众号

扫码添加微信

:1575389080

:13175635983

十万册、武、易、道、医、奇
等各类江湖失传秘籍和功法

于咸子角所爲莽怒斬其子登于長安以視諸蠻夷單于知死咸立永其子登屍莽選儒生能顯對者送登屍教令掘單于之墓棘鞭其屍晉書載記慕容儁傳時儁夜夢石季龍齧其臂寤而惡之命發其墓剖棺出屍蹋而罵之曰死胡安敢夢生天子遣御史中尉陽約數其殘酷之罪鞭之棄于漳水資治通鑑唐文宗太和九年時崔峻潭已卒亦剖棺鞭屍宋史常安民傳安民字希右邛州人登熙寧六年進士舉後拜監察御史上言張商英在元祐時上呂公著詩求進諛佞無恥近乃乞毀司馬光及公著神道碑周秩爲博士親定光謚爲文正近乃乞斲棺鞭屍陛下察此輩之言果出於公論乎前後至數十百上度終不能回遂巧外帝慰勉而已又何時傳時爲臨江司理參軍時郡獄相傳舊斬一冠屍能行一里許衆神之壻爲肉身葬陶時至取故牘閱此冠嘗掠殺數人曰如此可爲神乎鞭之湛於水中入服其明密齋筆記姚萇掘苻堅屍鞭撻無數裸剥衣裳荐之以棘坎土而埋之姚萇又夢苻堅將兵兵入營萇懼走入宮宮人迎萇刺兜誤中萇陰出血石餘萇遂患陰瘡鑿刺出血如夢竟狂言而死姚萇已鞭堅屍尚能見夢邪

僇屍

晏子內篇景公之嬰妾嬰子死公守之三日不食庸着於席不去晏子曰嬰聞之朽而不殮謂之僇

秘籍网 www.miji8.com

屍臭而不收謂之陳屍反明王之性行百姓之誹而內嬖妾於僇屍不可公曰寡人不識請因夫子而爲之

行屍

抱朴子內篇金丹卷丹者長生之要非凡人所當見聞也萬兆蠢蠢唯知貪富貴而已豈非行屍乎又論仙卷行屍之人安得見之假令遊戲

委屍

抱朴子內篇至理卷抱朴子曰召魂小丹三使之九及五金八石小小之藥或立消堅氷或入水自浮能斷絕鬼魅攘却虎豹破積聚於腑臟殲二豎於膏肓起卒死於委屍返驚魂於既逝夫此皆九藥也

流屍

抱朴子內篇釋滯卷林邑以神鏡王庸蜀以流屍帝此五經所不載周孔所不說可皆復云無是物乎又辨問卷鼇令流屍而更生續後漢書孫覇與太子和構隙時全寄吳安孫奇楊竺等陰共附覇圖危太子譖毀既行太子以敗覇亦賜死流竺屍于江兄穆以數諫戒竺得免大辟猶徙南州覇賜死又誅寄安奇等咸以黨覇構和故也

枕屍

續後漢書司馬孚傳曹髦遇弑百官莫敢奔赴孚枕屍股哭之曰殺陛下者臣之罪也奏推主者會郭太后令以庶人禮葬孚以群公上表乞以王禮葬從之

棄屍

續後漢書董卓傳卓發何苗棺出其屍支解節斷棄於道邊又殺苗母舞陽君棄屍於苑枳落中通鑑記事本末僖

宗光啓三年畢師鐸討方士呂周之敗獲其黨諸葛殷杖殺之棄屍道旁怨家抉其目斷其舌衆以瓦石投之須臾成冢。

封屍

抱朴子內篇論仙卷京觀封屍仰干雲霄新唐書楊思勗羅州石城人本蘇氏冒所養姓少給事內侍省從玄宗討內難擢左監門衛將軍帝倚爲爪牙開元初安南蠻渠梅叔鸞叛號黑帝舉三十二州之衆外結林邑貢臘金隣等國據海南衆號四十萬思勗請行詔募首領子弟十萬與安南大都護光楚客鄒馬援故道出不意賊駭貽不暇謀遂大敗封屍爲京觀而還。

投屍

南史宋宗室列傳文帝子劭與始興王濬友孝武舉兵誅之投劭濬屍首於江資治通鑑晉宗光化二年正月盧龍節度使劉仁恭發幽滄等十二州兵十萬欲伐河朔攻貝州拔之城中萬餘戶盡屠之投屍清水注清水即清河之水。

登屍

南史宋南平王傳元嘉中魏大武圍汝南汝南太守陳憲保城自固魏人薄攻死者與城等遂登屍以陵城憲銳氣愈奮。

橫屍

資治通鑑隋紀開皇九年帝謂群臣曰平陳之初我悔不殺任蠻奴受人榮祿兼當重寄不能橫屍狗國乃云無所用力與弘演納肝何其遠也衛懿公與狄人戰于熒澤爲狄人所殺弘演納肝以狥之舊唐書僖宗廣明三年三月丁卯朔壬

秘籍网 www.miji8.com

申沙陀軍與賊將趙章尚讓戰于成店賊軍大敗追奔至良天坡橫屍三十里王重榮築屍爲京觀金志開國功臣傳天祚長春之役兵勢甚盛衆皆懾懼又盛寒雪深尺餘銀术先鋒接戰少頃車馬左旋三轉已橫屍滿野銀术傳

剉屍

資治通鑑唐武宗會昌四年詔發劉從諫屍暴於路州市三日石雄取其屍置毬場斬剉之

問屍

新唐書驃騎傳苴那時大破吐蕃青海臘城二節度軍於北谷青海大兵馬使乞藏遮遮臘城兵馬使悉多楊米節度論東紫大將論結突梨等皆戰死執籠官四十五人鎧仗一萬牛馬稱是進拔于葱栅乞藏遮遮尚結贊子也以屍還之

閣屍

朝野僉載五溪蠻父母死於村外閣其屍三年而葬

娛屍

百夷傳其俗父母亡不用僧道祭則用婦人祝於屍前諸親戚隣人各持酒物於喪家聚少年百數人飲酒作樂歌舞達旦謂之娛屍婦人群聚擊雄扞爲戲

僵屍

吳子圖國篇僵屍而哀之無逮於仁矣太平廣記薊子訓傳子訓嘗至陳公家言曰吾明日中時當去至時子訓乃死屍僵手足交胷上不可得伸狀如屈鐵屍作五香之芳氣達於巷陌其氣甚異殯之棺裂而去倦游雜錄華嶽張超谷巖石下有僵屍齒髮俱完春時游人多以酒澆口中呼爲臥仙嘉祐

中有石方丈餘自上而下正塞巖口豈非仙者所蛇山靈不欲人褻慢也

資治通鑑 後唐明宗紀天成三年王都乘勝悉其衆與契丹五千騎合萬餘人邀王晏球等於曲陽戰于城南晏球集諸將校令之曰王都輕而驕可一戰擒也今日諸君報國之時也悉去予天以短兵擊之回顧斬於是騎兵先進奮槌揮劒直衝其陣大破之僵尸蔽野契丹死者過半餘衆北走都與禿餒得數騎僅免盧龍節度使趙德鈞邀擊契丹北走者殆無孑遺

宋史 趙葵傳金人叛葵率土豪祝文蔚等以精騎橫衝之金人僵尸相覆相持至夜分金人雖飲而陣如故葵急會將校選死士數千黎明四面奮擊呼聲撼山谷金人走乘勝逐北斬首數千級副統軍投戈降

轉屍

漢書 表死轉屍應劭曰死不能葬故屍流轉在溝壑之中

焚屍

程子遺書 古人之法必犯大惡則焚其屍今風俗之弊遂以爲禮雖孝子慈孫亦不以爲異更是公方明立條貫元不爲禁如言軍人出戍許令燒焚將骨殖歸又言郊壇須三里外方得燒人則是別有焚屍之法此事只是習慣便不以爲事今有狂夫醉人妄以其先人棺槨一焚則便以爲深讎巨怨及親拽其親而納之火中則畧不以爲怪可不哀哉

又晉俗尚焚屍雖孝子慈孫習以爲常程明道先生爲晉城令

秘籍网 www.miji8.com

教諭禁止民始信入而先生去後郡官有毋死者憚於遠致投以烈火愚俗視倣先生之教遂廢識者恨之江少虞類説河東人衆而狹民家有喪事雖至親悉燔爇取骨燼寄僧舍以至積久棄捐乃已習以爲俗韓推珪鎮并州以官鬻市田數頃俾州民骨肉之亡者有安葬之地古者反逆之人乃有焚如之刑其士民則有斂殯祔葬之禮惟胡夷禮洎僧尼許從夷禮而焚柩齊民則一皆禁之今韓公待俗以禮法真古循吏之事也葉水心集泉州羅源俗喪死者焚屍棄其骨衆薰合和凌風飄揚曰升天以尤細爲孝宋時林熙叔爲羅源簿雕文禁止治塚斃藏之始變其俗羅泌路史甚矣焚屍之酷也其禽獸之不若乎夫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存心也以其有禮也孟子曰存心養性所以事天也存養者盡其事而無愧之謂爾生有養死有葬所謂事也子夏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禮也人之生世豈惟自求飽煖逸樂而已哉生欲以爲養死欲以爲禮爾今也生無以爲養而又離之死無以爲禮而又焚之非惟離之又絶之非惟焚之又棄之可謂人乎孔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夫能養亦難矣而猶未足爲孝然則孝者豈惟能養而已哉必有敬焉既不敬復不養既不養復不葬此何禮耶曾子曰慎終

追遠民德歸厚矣喪祭之禮薄則倍死忘生之人衆矣奠惟不棄焉埋馬也奠蓋不棄焉埋狗也孔子貧無蓋於其狗死猶與之席聖人之於物亦且致其盡矣父兮鞠我母兮育我而顧生離之至於凍餒而弗之顧比其死也復一舉而焚之撲之滿流徵塵漂散示以不返其不及犬馬也遠矣嗟夫焚事夷俗也在昔三代罪至惡逆乃有焚尸所以示陵遲而絶之人類也柰何末代不知其故反狥夷俗舉陵遲惡逆之刑而施其親豈不大可哀耶嘗試語求砭孕者胎必傷扶生者屍必疢天地之所以使人重其生也覺氓而夢靈生冥而死神造物之所以謹其死也立和表焉神道陳玄輿而設僞物啓塗較遣嗥而祝發之勿震勿驚厄所以安神而妥靈者惟恐其少不至斧棺裂槨過者褫魄是所謂妥靈耶方其燔焰皮皴盎罐筋骸縮胸至有起而躄者茲禽獸亦不忍而孝子順孫時且焉之於汝安乎抑嘗稽之雷公之書炮炙之方一骨一石必曰存性而今爇者晞薪熇煤槱燾而鼓之務竭其事靡遺餘力父母之一性果復存乎然而愚者卒惑至自喜其能然曰予之能事畢矣反控其故則曰佛者教也彼善爲祝而善懺是將生善地也吁一何愚人至此極耶世有導人溺者語人曰我善爲祝將俾而爲水仙而第溺毋憂而信之乎夫既已離而絶之方且燔不

秘籍网 www.miji8.com

根之故措以為薦既已焚而棄之方且作無用之蠻語以為祝其果信乎生受離絕之苦死受焚棄之酷而顧區區從事於無所有益之薦祝是之謂放飯流餟而問無齒決其不情誣悖也明矣曩予觀於祕閣閑談有鄭氏張福詮者貴糴為雷所撲其妻焚之中道忽仆既而譸曰福詮震死亦備苦矣而又見焚不已甚乎予以是知焚事之為罪者苦也甚矣可不戒歟易曰敦艮吉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夫欲人之歸厚必自人倫始人倫之切莫若喪祭而顧可略耶藏千金之璧者緹衣十襲匣戶九扃齋沐而出之猶恐不敬況於親乎王喬之仙彼固以為天下王棺是則人情之不可磨滅者雖天上不廢也且其說曰世尊之死金棺銀槨其自奉也蓋若此而顧以焚棄之事待世人乎謂不然矣若曰能遺形乎則波旬之叱咲文殊之頓足果遺形乎然則今為焚事者真禽獸之不若也孝子順孫盍亦為之卻慮而深思邪雖然流俗之為之抑有繇矣奉佛事則曰無餘貨而不葬也溺陰陽則又曰無善地而不葬也嗟上世無佛地獄何無末代誦經天堂何有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而顧佛者何如忠孝既昭三鶴自庚碑誄雖崇無後可守高緯之父母非不卜宅兆隋文之墓田非不叶吉而反為殃亦可以理曉矣然則世之君子

盍亦為之勸相而節度之乎設棺槨以斂之捐壙原以安之使比化者不暴于外追遠者不失其處而又為之法制以禁其逾期不葬而為佛事說陰陽者其亦廢乎其可矣史記酷吏傳尹齊為淮陽都尉病死所誅減淮陽甚多及死仇家欲燒其屍屍亡去歸葬徐廣曰尹齊死未及斂恐怨家亦燒之屍亦飛去西漢書廣川惠王傳惠王孫去為廣川王去有幸姬王昭平王地餘訢以為后去嘗疾姬陽成昭信侍視甚謹更愛之去與地餘戲得袖中刀笞問狀服欲與昭平共殺昭信笞問昭平不服以鐵鉗鉗之彊服乃會諸姬去以劒自擊地餘令昭信擊昭平皆死後昭信病夢見昭平等以狀告去去曰虜乃復見畏我獨可燔燒耳掘出屍皆燒為灰續後漢書公孫度為遼東太守故河內太守李敏郡中知名惡度恐為所害乃將家屬入于海度大怒掘其父塚剖棺焚屍誅其宗族北史齊本紀武平五年南安王思好反尚書令唐邕等大破之思好投火死焚其屍并其妻李氏以唐邕為錄尚書事舊唐書哀帝本紀天祐二年十二月己巳勅蔣玄暉身居密近擅弄威權黷貨官聚財營第而苞藏悖逆稔侵奸邪雖都市已處於極刑而屈法尚慊於衆怒更示焚棄之典以懲顯負之蹤宜追削為兇逆百姓仍委河南府燒屍於都門外聚衆燒屍契丹志天贊六

秘籍网 www.miji8.com

年夏四月朔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叛莊宗中流矢而崩善友歛樂器覆屍而焚之樂善錄盧沂夜夢一人至其家詰之則曰我回北村趙小大也鄰以牧羊墮山下大怖間一念驟然奮身而起但見傍橫一屍意謂必同牧者即而視之則我身也方知已是死矣欲投殼既不能欲捨去又不忍盤旋狼狽又無依歸忽見父母慟哭而來不勝感愴既而積薪焚我我再三告之終不聽聾其衣不顧須臾烈焰一燎無遺月淡山空每自悲嘆今夕偶爲一老人相引至此亦自覺非我家也無多詰我嗚呼人至於死誠亦可憐歟言而無以發其聲欲動而無以寓其力雖有區區之意奈何無從使人聞知正今聞知亦有何力量而能爲作救護人之在生其可不速自澡雪使寃罪兩無一念清淨來如着衫去如脫襪豈不愈於大夜無歸婷然但守於枯腐者乎棠陰比事劉湜知耀州有盜掠人子女擒獲即詐死伺問即逸去再捕得復然湜令焚之鄭克曰掠人子女之罪法不至於戮屍若晝時埋之且使人守之其徒亦何能爲耶雖盜善伏氣而土塞鼻數日之後與焚之等矣雖不焚可也

收葬會屍

續後漢書鍾會傳會死功曹向雄收會屍葬之司馬昭召雄責之曰往者王經之死卿哭於東市而我不問今鍾會躬爲叛逆而又輒收葬若復相

容其如王法何椎曰昔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朽骨當時宣先卜其功罪而後收葬哉

收抱章屍

前漢書雲敞傳敞師事同縣吳章王莽秉政章坐要斬弟子千餘人莽以爲惡黨皆禁錮不得仕宦門人盡更名他師敞時爲大司徒掾自劾吳章弟子收抱章屍歸棺斂葬之京師稱焉

收葬蕃屍

東漢書陳蕃傳蕃與竇武謀誅宦官事泄遂執蕃送黃門北寺獄即日害之其友陳留朱震時爲鉅令聞而棄官哭之收葬蕃屍匿其子逸於甘陵界中事覺繫獄合桎梏震受考掠誓死不言故逸得免後黃巾賊起大赦黨人乃追還逸官

乞葬譚屍

相臺志王脩事表紹子譚譚爲太祖所戮脩遂詣太祖乞收葬譚屍然後就戮太祖嘉其義聽之

求崔杼屍

左傳襄公二十八年崔氏之亂喪群公子故鉏在魯叔孫還在燕買在句瀆之丘及慶氏亡皆召之且其器用而反其邑焉釋盧蒲嫳于北竟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得叔孫穆子曰必得之武王有亂臣十人崔杼其有乎不十人不足以葬既崔氏之臣曰與我其拱璧吾獻其柩於是得之十二月乙亥齊人遷莊公殯于大寢以其棺尸崔杼於市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

逆樂

祁屍 左傳定公九年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之屍辭僞有疾乃使向巢如晉盟且逆子梁之屍止樂祁屍 左傳定公八年宋樂祁使于晉被執至是歸幸于大衡晉士鞅曰宋必叛不如止其屍以求成焉乃止諸衡問白公屍 史記伍子胥傳葉公虜石乞而問白公屍處不言將亨石乞曰事成焉卿不成而烹固其職也終不告叱賈謚屍 晉書閻纘傳賈謐被誅纘過叱謐屍曰小兒亂國之由誅其晚矣歸求父屍 資治通鑑唐肅宗乾元元年顏杲卿子泉明焉王承業所留因寓居壽陽焉史思明所虜裹以牛革送於范陽會安慶緒初立有赦得免思明降乃得歸求父屍於東京得之遂并表復謙屍棺斂以歸哭求父屍 唐書朱甘傳河南人楊牢有至行父茂卿從事田氏府趙軍反殺田氏茂卿死牢之兄弟三往索父喪慮死不果牢自洛陽走常山二千里號伏叛壘委髮巖竇有可憐難意感解以屍還之單縗冬月往來太行間凍膚皸痛銜哀雨血行路稠人亦爲揮涕朱甘以書薦於尹後牢亦舉進士樂善錄饒娥其父漁于鄱上醉不能舟遂以溺死娥求屍不獲哭于岸上三日而絕明日父屍乃出

黿魚鼉蛟浮死萬數塞川下流鄱傍小民莫不驚嘆嗚呼娥本漁人莫知禮義但以一念爲父立通神明能使水族有浮死之戮大哉孝乎金史張中孚傳中孚父達仕宋時宗翰圍太原其父戰歿中流涕請迹父屍乃獨率部曲千餘人入大軍中竟得其屍

還其父屍

舊唐書劉德威傳德威孫易從歷岐州司兵參軍易從父審禮爲行軍總管擊吐蕃兵敗爲所執詔許易從入蕃省之及審禮辛易從號哭晝夜不止毀瘠過禮吐蕃哀其志行還其父屍柩易從徒跣萬里扶護歸於彭城爲朝野之所嗟賞

遡峽求父屍

宋史秦傳序傳傳序充夔峽巡檢使李順之亂賊衆奄至傳序督士力戰城壞傳序赴火死傳序家寄荊湖間子奭遡峽求父屍溺死人以爲父死於忠子死於孝奏至太宗嗟惻久之錄其次子煦爲殿直厚賜其家煦辛復以其弟昉爲三班奉職

間行求父屍

宋史馬元方傳元方父應圖嘗知頓丘縣太宗攻幽州應圖部芻糧沒虜中元方去髮爲浮屠間行求父屍不得訴於朝帝哀之爲官其兄元吉

戰處得父屍

宋史高斯得傳斯得知沔州稼之子也端平二年九月稼死事于沔時元丘屯沔斯得日夜西

向號泣會其僮至自汚知稼戰沒處與斯得潛行至其地遂見稼遺體奉以歸見者感泣服除而哀痛不已

投戔求弟

屍異苑 河內荀儒字君林秉氷省舅氏陷河而死兄倫求屍積日不得設祭氷側戔與河伯投戔一宿岸側氷開屍手執戔浮出倫又戔謝

詐認弟屍

北史 魏李崇傳崇爲揚州刺史有定州流人解慶賓兄弟坐事徙揚州弟思安背役亡歸慶賓懼後役迫責規絕名貫乃認城外死屍詐稱其弟爲人所殺迎歸殯葬頗類思安人莫能辨有女巫陽氏見鬼說思安被害之苦飢渴之意慶賓又誣同軍蘇顯甫李蓋等所殺經州訟之二人不勝楚毒各自款引獄將決崇疑而停之密遣二人非州內所識者詣慶賓曰僕在北州比有人過宿疑其有異便即詰問乃云是流兵背役姓解字思安時欲送官苦見求及稱有兄慶賓在揚州相國城內嫂姓徐君幸矜愍爲往告報見申委曲家兄聞必重相報今且見質若往不獲送官未晚是故相造申此意君欲見顧幾何當放賢弟若其不信可見隨看之慶賓失色求少停具以報崇攝慶賓問之伏引更問蓋等乃云自誣尋思安亦爲人縛送崇召女巫鞭之一百其斷獲精審皆此類也

兄焚弟屍

容齋三筆

予守贛一將兵逃至外邑殺村民於深林民兄後知之畏申官之責即焚其屍事發係獄以殺時無證屍不經驗奏裁刑寺輒定罪斷配予持勅不下復奏論之未下而此兵死於獄

收葬友屍

唐書王義方傳義方素與張亮善亮抵罪義方以晉府參軍直弘文館貶吉安丞徙洹水亮兄子皎自朱崖還依義方將死託妻子顧以屍歸葬義方許之以皎妻少故與之誓於神使奴負柩輟馬載皎妻身步從之既葬皎原武歸妻其家而告亮墓乃去

往哭友屍

有官龜鑑王方翼其友趙持滿誅死屍諸道親戚莫敢視方翼曰樂布哭彭城義也周文王掩骼仁也絕友義蔽主仁何以事君遂往哭其屍具禮收葬

詐降收主屍

北史西魏趙貴從賀拔岳平關中岳為侯莫陳悅所害將吏奔敗莫有守者貴謂其黨曰吾聞仁義豈不常哉行之則為君子違之則為小人朱伯享王脩感遇意氣尚能蹈履名節況吾等荷賀拔公國士之遇寧可自同衆人乎因涕泣歔欷從之者五十人乃詣悅詐降悅信之因請收葬岳言辭慷慨悅許之貴乃收岳屍還營奔平涼共謀討悅平之

伍員漂屍

抱朴子嘉遁篇嗟乎伍員所以慷忼而漂尸史記吳

王闔閭使使賜伍子胥屬鏤之劒曰子以此死子胥乃告其舍人曰必樹吾墓上以梓令可爲器而抉吾眼懸吾東門之上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乃自頸死吳王聞之大怒乃取子胥屍盛以鴟夷革浮之江中

潮水漂屍

吳越春秋吳會稽分地曰重山者大夫種所葬也在西鄉郭外後潮水穴山漂去其屍俗云伍子胥乘潮水取以去今山脇有缺處

晏子哭屍

史記管晏傳晏子伏莊公屍哭之成禮而去索隱曰左傳崔杼弑莊公晏嬰入枕莊公股而哭之成禮而出崔杼欲殺之

李摳哭屍

舊唐書長平生王叔良傳叔良孫晉先天中爲殿中監兼雍州長史甚有威名尋坐附會太平公主就誅寮吏皆奔散唯司功李摳步從不失在官之禮仍哭其屍姚崇聞之曰欒向之儔也擢爲尚書郎後官至澤州刺史

李固暴屍

東漢書五行志順帝永京都童謡曰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後梁冀專國號令李固幽斃于獄暴屍道路而胡廣趙戒等封卿亭侯

吳起伏屍

史記吳起傳楚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攻吳起起走之王屍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刺吳起并中悼王太子立使令尹盡誅射吳起而并中王屍者

生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餘家

古塚伏屍

王子年拾遺記

縻竺用陶朱計術日益億萬之利貨擬王家有寶庫千間竺性能賑生卹死家內馬廐屋側有古塚有伏屍夜聞涕泣聲竺乃尋其泣聲之處忽見一婦人袒背而來訴云昔漢末妾爲赤眉所害叩棺見剝今袒在地羞晝見人垂二百年今就將軍乞深埋并弊衣以掩形體竺許之即命爲棺槨以青布爲衣衫置於塚中設祭既畢歷一年行於路西忽見前婦人所着衣皆是青布語竺曰君財寶可支一世合遭火今以青蘆杖一枚長九尺報君衣服棺槨之惠竺挾杖而歸所住隣中常見竺家有青氣如龍蛇之形或有謂竺曰將非怪也竺乃疑此異問其家僮云時見青蘆杖自出門間疑其神不敢言也竺爲性多忌信厭術之事有言中忤即加刑戮故家僮不敢言竺貨財如山不可算計內以方諸盆餅設大珠如卵散滿於庭謂之寶庭而外人不得窺數日忽青衣童子數十人來云縻竺家當有火厄萬不遺一賴君能恤斂枯骨天道不辜君德故來攘却此火當使財物不盡自今以後亦宜防衛竺乃掘溝渠周繞其庫旬日火從庫內起燒其珠玉十分之一皆是陽燧旱燥自能燒物火盛之時見數十青衣童子來撲火有青氣如雲覆於火上即滅童子又云多聚鸛鳥之類以

攘火災鸛能
水於巢上也

戶中伏屍

晉書王浚在幽州謠曰城門似蔵戶中有伏屍王彭祖元史汪世顯子良臣進攻嘉定督萬壽堅守不出良臣進壘薄城萬壽悉軍出戰大破伏屍蔽江萬壽出降良臣奏免其死

廳下伏屍

太平廣記張希望移廳見鬼入馮毅曰廳下有伏屍晉朝三品將軍極怒公可避之望咲不信後果見鬼持弓矢射中膊胛其日卒又鄭從簡居廳事常不佳令巫觀之曰有伏屍姓宗妻姓冠在廳基下掘之三丈果得舊骸有銘如其言移出改葬而絕

三蟲伏屍

太平廣記謝自然云凡食米體重食麥體輕辟穀入山須依衆方除三蟲伏屍

微服求屍

南史齊衷彖傳彖伯父覬見誅宋明帝投屍江中不許斂葬彖與舊奴一人微服求屍四十餘日乃得密瘞石頭後岡躬自負土

號哭求屍

南史宋劉悛傳悛父勔於大航戰死悛時遇疾扶伏路次號哭求勔屍勔屍頂後傷缺悛割髮補之持喪墓側冬日不衣絮

哀泣求屍

新唐書王少玄傳王少玄父隋末死亂兵遺腹生少玄甫十歲問父所在母以告即哀泣求屍時野中白骨纍壓或曰以子血

漬而滲者又腐也少玄鑒膚閱旬而獲遂以葬

冒鋒求屍

程雪樓集 臣氏襄德碑一日宋兵暴至母子相失母哭曰天乎吾子死臣氏絕矣我生不如死乃冒鋒鏑於亂屍中得之卒幸全

入城求屍

宋史趙立傳建炎三年金人攻徐王復拒守命立督戰中六矢戰益厲城陷復與其家皆死城始破立巷戰奪門以出金人擊之死夜半得微雨而蘇乃殺守者入城求復屍慟哭

縊殺藏屍

東漢書劉玄傳更始封長沙王時常依謝祿居劉恭亦擁護之三輔苦赤眉暴虐皆憐更始而張卬等以爲慮謂祿曰今諸營長多欲慕聖公者一旦失之合兵攻公自滅之道也於是祿使徙兵與更始共牧馬放郊下因令縊殺之劉恭夜往收藏其屍

買棺收屍

西漢書佞幸傳董賢死埋獄中賢所厚吏沛朱詡自劾去光武聞而傷焉詔大司徒鄧禹葬之於霸陵

莫敢收屍

續後漢書王允傳初平三年董卓部曲將李傕郭汜等合謀爲亂攻圍長安城收殺之時年五十六長子侍中盖次子景定及宗族十餘人皆見誅害天子感慟百姓喪氣莫敢收允屍者故平陵令趙戩棄官營喪帝遷都

於許思允忠節使改葬

布裹屍

蘇子由古史 葉公列傳葉公又曰沈尹戌敗吳師于雍澨二戰皆傷謂其臣吳句卑曰子以吾首免句卑布裹剄而裹之藏其身而免其首

馬革裹屍

東漢書 馬援征九真賊軍還故人多迎勞之平陵人孟冀名有計謀於生賀援援謂之曰吾望子有善言反同衆人耶昔伏波將軍路博德開置七郡裁封數百戶今我微勞猥饗大縣功薄賞厚何以能長久乎先生冀用相濟冀曰愚不及援曰方今匈奴爲桓尚擾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兒女子手中邪冀曰諒爲烈士當如此矣宋史崔翰傳翰雍熙爲鎮安將軍淳化二年召還以疾留京師稍間入見上曰臣既以身許國不願死於家得以馬革裹屍足矣上壯之 忠義傳黃友嘗語子弟曰天下承平日久武事玩弛萬一邊書告警馬革裹屍乃吾素志他日收吾骸足心黑子爲識也其忠誠許國根於天性如此宋李曾伯可齋集謝制帥特薦啓虎頭食肉知無福將之緣馬革裹屍幾中胡兒之手脫命萬死挺身一歸趙孟頫集武威郡公謚武敎制虎頭食肉惜萬里之未侯馬革裹屍雖百身而莫贖

蘧蒢裹屍

魏書刁冲傳曾

祖雍作行孝論曰及於末世至遵葬裹屍偓而葬者確而爲論

黃播裹屍

齊東埜語 滕茂實字秀頴吳人國史作杭州人初名棵登政和第徽宗改賜今名靖康初以大學正兼明堂司令與路允迪宋彥通奉使金國割三鎮太原尋奉密詔據城不下金人怒之囚於雲中淵聖北遷茂實冠裳迎謁拜伏號泣請侍舊主俱行不從且誘之曰國破主遷所以留公者蓋將大用遂留之僞門先是自分必死遂囑友人董訛以奉使黃播裹屍而葬且大書九篆云宋使者東陽滕茂實墓後作詩自叙云茂實奉使無狀不復迓父母之邦所當從其主以全臣節或怒而與之死幸以所扶播裹其屍及以所篆九字刋之石埋之堂山寺下不必封樹後竟以憂憤成疾殂北人哀其忠爲之起墓僞門山歲時致祭焉

以席裹屍

晉書 王敦傳敦病篤謂子應曰我亡後應便即位先立朝廷百官然後乃營葬事及敦死應祕不發喪裹屍以席蠟塗其外埋於廳事中與諸葛瑤等恒縱酒淫樂

衣車載屍

續後漢書 熹平元年竇太后崩大后本遷南宮雲臺宦者積怨竇氏遂以衣車載后屍置城南市舍數日中常侍曹節欲用貴人禮殯帝曰太后親立朕躬統承大業詩云無德不報無言不酬

豈宜以貴人終乎於是發喪成禮

籃輿載屍

南史劉敳傳大中大夫琅琊王敬瑜以天監八年卒遺命不得復設魄旌一蘆簟藉下一枚覆上吾氣絕便沐浴籃輿載屍還中侯大夫遂中

畚車載屍

新唐書高宗武皇后傳薛慤義寵稍衰而御醫沈南璆進慤義失望因火明堂太后羞之掩不發慤義愈狠恣快快乃密詔太平公主擇健婦縛之殿中命建昌王武攸寧將作大匠宗晉卿率壯士擊殺之以畚車載屍還白馬寺

拉殺輿屍

晉書諸葛長民傳長民弟黎民輕狡好利固勸之曰黔彭異體而勢不偏全劉裕未還以圖之長民猶豫未發既而嘆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今日欲為丹徒布衣豈可得也裕深疑之駱驛繼遣輜重兼行而下前尅至日百司於道候之輒差其期既而輕舟徑進潛入東府明旦長民聞之驚而至門裕伏壯士丁旺於幔中引長民進語素所未盡皆說焉長民說旺自後拉而殺之輿屍付廷尉使收黎民黎民驍勇絕人與捕者苦戰而死小弟幼民為大司馬參軍逃于山中追擒戮之諸葛氏之誅也士庶咸恨正刑之晚若釋枉桔焉

布囊盛屍

西漢書王孫傳王孫

病且終令其子曰吾欲羸葬以迓吾真必亡易吾意死則爲布囊盛屍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上

木櫝盛

屍

孝交同風 都波國者鐵勒別種南去田紇十三日死亡以木櫝盛屍置山中或懸於樹上送葬哭泣畧與突厥俗同

俗不

葬屍

新唐書 宗室孝節曾孫暠傳暠開元初爲汝州刺史四遷至黃門侍郎檢校太原以北諸軍節度使太原俗爲浮屠法者死不葬以屍棄郊飼鳥獸號其地曰黃阬有狗數百頭習食胾頗爲人患吏不敢禁暠至遣捕羣狗殺之申嚴禁條約不再犯遂革其風

家隸

新唐書 田令孜傳僖宗聞變與田令孜保東城自守羣臣不得見左拾遺孟昭圖請對不召因上疏極陳君與臣一體相成安則同寧危則共難昔日西幸不告南司故宰相御史丞京兆尹悉碎于賊唯兩軍中尉以扈乘輿得全今百官之在者率冒重險出百死者也昨昔黃頭亂火照前殿陛下唯與令孜閉城自守不召宰相不謀羣臣欲入不得求對不許且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陛下固九州天子非北司之天子北司豈悉忠於南司廷臣豈無用於救使文宗時宮中宾左右巡使不到皆被顯責安有天子播越而宰相無所豫羣司百官棄

若路人已事誠不足諫而來者異可追也疏入令收屍不奏矯詔貶昭圖嘉州司戶參軍使人沈于蟇頤津初昭圖知正言必見害謂家隸曰大盜未珍宦豎離間君臣吾以諫爲官不可坐觀覆亡疏入必死而能收吾骸乎隸許諾卒葬其屍朝廷痛之

同棺葬屍

太平廣記河南少尹李則辛未歛有一朱衣來投刺申自稱蘇郎中既入哀慟甚俄頃屍起與之相搏及暮方息孝子入見二人並卧在床長短形狀姿貌鬚髯衣服一無差異於是聚觀不能識遂同棺葬之

作坑藏屍

三槐王氏雜錄庚寅歲湖州孔目官朱氏以米八百碩作粥散貧是歲生服服爲從官潤州金壇縣陳元禧寧八歲餓莩無數作萬人坑每一屍設飯一甌席一領紙四貼藏屍不可紀是歲生鄜又生度皆爲監司孫登仕者相繼

馬屎埋屍

新唐書宗室孝節四世孫說傳監軍王定遠頗橫恣彭令茵者以久勞不服定遠怒殺之埋馬屎中其家請屍不許舉軍怨說上其事德宗以奉天亂從切怨死免官

殺人埋屍

太平廣記唐有陳延美者世傳殺人人莫有知者清泰朝僑居鄴下御河之東僦大第而處少年聰明衣著甚侈薰泡蘭麝鞿馬華麗其居第內外

張陳如公侯之家妻妾三兩人皆端嚴婉淑有妹曰李卽婦甚有美色善音律延美亦能絃管常乘馬引一僕於街市或登樓或密室狎遊所接者皆是膏粱子弟曲盡譚笑或引朋儕至家則異禮延接出妻與妹令按絲吹竹以極其歡客則戀戀而不能已也時劉延皓卽鄴偶失一都將訪之經時杳無影響責其所由甚急陳密覘家南渡諸大梁高頭街僦宅而居復革飾出入未涉旬因送客出封丘門餞賓之次鄴之捕逐者至擒之于座洎繫于黃沙以訊之且通除勒鄴中都將外經手者近百人初居高頭宅未五日陳不在家偶有盲僧馬食于門其妹怒其戕使我不利市召入勦之瘞于臥床之下及敗官中使人斲出鄴下搜其舊居果於床下及屋內積疊瘞屍更無容針之所以至鄰家屋下皆被探焉究藏屍於內每客坐要殺者令啜湯一碗便嘈然無所知或用繩縊或行鐵鎚然後截割盤屈之古地甚少蓋陳李與僕者一人妹及妻等爭下手屠割如是年月極深今偶記得者試畧言之先有二人貨綵者相見於塼門下誘之曰吾家織錦甚要此綵固不爭價矣遂俱引至家雙斃而沒其貨又當於內黃納一風聲入尋亦斃於此屋又於趙家菓園見一貧官人有破囊券驢繫四跨銅帶衰而誘之至家亦斃于此屋又有二軍言往定州去亦不廣有貲

囊遂命入酒肆飲之告曰某有親情在彼欲達一緘請一人同至家取書至則點湯一甌啜呷未已繩縛已在項矣未及刼截之間其伴呼于門外急以布幕蓋屍於墻下令李卽出應之曰脩書未了且屈入來陳執鐵鎚於扉下俟之後脚纔踰門限應鎚而殂于地後欵曲刼斫而瘞之其膏梁子弟及富商之子死者甚衆洎今所由發擿之則積屍不知其數有毋在河東密差人就擒之老嫗聞之憮然嗟歎曰吾養此子大不肖渠父殺數千人舉世莫能有知者竟伏枕而終此不肖子殺幾箇人便至敗露遂搜其家見大瓮內鹽浥入腿數隻嫗恒啗之因至鄴下見其子不顧而唾之自言其向來所殺不知其數此敗偶然耳時盛夏一家並釘于衙門外旬日而殂

詔埋遺屍 宋書 挂揚王休範傳

元徽中休範以反伏誅詔建康秣陵二縣收斂諸軍死者并殺賊屍並加蔵埋

狗埋人屍 温州志 大德元年平陽雇

風潮暴屍褊野狗噬鷹餐狼籍可畏獨南監田畈中一屍狗睨之不忍食彷徨而去須臾數狗群至跑土爲坎推屍其中反土掩之

同坎 通鑑紀事本末 僖宗光啓三年畢師鐸討呂用之敗因高駢在道院秦彦供給甚薄有相啗者彦與畢師鐸出師屢敗疑駢爲

厭勝外圍益急恐駢黨有爲內應者有妖尼王奉仙言於彥曰揚州分野極災必有一大人死自此喜矣甲戌命其將劉匡時殺駢并子弟甥姪無少長皆死同坎瘞之乙亥楊行密聞之帥士卒縞素向城大哭三日

捐俸瘞屍

宋史孝義傳杜誼知永城縣歲捐俸錢三十萬以收瘞汴渠之溺死者凡四千餘

鼠食遺屍

南史齊廢帝東昏侯紀帝好出遊走不欲令人見之驅斥百姓唯置空宅而已前魏興太守王敬寶新死未斂家人被驅不得留視及家人還鼠食兩眼都盡如此非一

棚上置屍

隋書契丹列傳契丹部落共爲大棚入死則置屍其上居喪之年唯四哭

樹上懸屍

隋書奚列傳奚死者以葦薄裹屍懸之樹上

契丹志

契丹風俗父母死而悲哭者以爲不壯但以其屍置於山樹上經三年後乃收其骨而焚之因酌酒而祝曰冬月向陽食我君射獵時使我多得猪鹿其無禮頑嚚於諸夷最甚

投江抱屍

越絕異記孝女曹娥者上虞曹盱之女盱能絃歌撫節爲巫樂神漢安二年五月五日於時迎伍君逆濤而上溺死不得其屍時娥年十四悲慕思盱哀號江畔旬有七日遂即投衣江中求其父屍呪

曰父在此衣裳即沉其衣忽沉娥即投身水中抱父屍而出邑人憐之乃爲禮葬

水湧得屍

新唐書羅道琮傳道琮蒲州虞鄉人慷慨尚節義貞觀末上書忤旨徙嶺表有同斥者死刑襄閒臨終泣曰人生皆有死獨委骨異壤耶道琮曰吾若還終不使君獨留此瘞路左去歲餘遇赦歸方霖潦積各失其殯處道琮慟諸野波中忽若湓沸者道琮曰若屍在可再沸祝已水復湧乃得屍負之還鄉尋擢明經仕至太學博士爲時名儒

捕賊得屍

宋史杜衍知永興軍民有晝亡其婦者爲設方畧捕立得殺人賊發所瘞死屍并得賊殺他婦人屍二秦人大驚

刳蛟得屍

三山志嘗有洪氏浣紗植柱廟旁見若銀卮浮水中褰裳探之水漸深爲蛟所吞其家許于神不終日雷雨暴作刳蛟于水濱得女屍蛟腹中洪氏感泣虛其居刻木爲像塑其女配焉

海水浮屍

棠陰比事蔡髙爲長洲縣尉有媪二子漁于海而亡媪指某氏爲仇告縣捕賊髙乃陰察仇家得其迹與媪約曰期十日不得屍則爲媪受捕賊之責凡宿海上七日潮浮二屍到驗之皆殺也乃捕仇家鞫之而伏法

夢水工送屍

太平廣記韋驎

者遊岳陽騶親弟駃舟行溺於洞庭湖騶乃慟哭移舟湖神廟下欲焚其廟忽於舟中假寐夢神人來謁騶曰幽冥之途無枉殺者儻求喪不獲即我之過當令水工送屍湖上騶驚悟遽止果獲弟屍於岸

瘞奠流屍

宋續通鑑長編仁宗天聖二年遣內臣自汴口至泗州收瘞流屍祭奠之

海邊流屍

太平廣記漢靈帝光和元年遼西太守黃翻上書海邊有流屍露冠絳衣體貌完全翻感夢云我伯夷之弟孤竹君子也海水壞吾棺槨求見掩藏吏民嗤視之皆無病而死

帳中停屍

隋書突厥列傳突厥有死者停屍帳中家人親屬多殺羊馬而祭之遠帳號呼以刀劃面血淚交下七度而止於是擇日置屍馬上而焚之取灰而葬表木為塋立屋其中圖畫死者形像及其生時所經戰陣之狀

布被覆屍

東漢書酷吏傳董宣為洛陽令卒于官詔遣使者臨視惟見布被覆屍妻子對哭有大麥數斛弊車一乘

珠裯覆屍

南唐書宋元傳保大末周師入淮南元宗命元從齊王景達救壽州元恃功或違景達節制監軍使陳覺與元素有隙且嫉其能屢表元本學縱橫不可信不宜付以兵柄元宗乃命拂守忠代之

守中至元憤怒欲自殺其客宋垍止之遂舉寨萬餘人降周由是諸軍皆潰邊鎬許文縝楊守忠皆被擒壽州亦不守遂盡江請盟矣元在江南娶查氏文徽女至是伏誅文徽累表乞貸死不從以珠裯覆屍於市哭之隕絕觀者皆垂泣

發棺驗屍 新唐書韓瑗傳

長孫無忌死李義府等奏瑗與通謀遣使即殺之既至瑗已死發棺驗視乃還追削官爵籍其家子孫謫廣州官奴

剖棺斷屍 馬令南唐書

臧國傳王審知自唐末時自立爲閩王至其少子曦性倔僵難制國計使陳匡範增等商之法以獻曦曰匡範入中之寶也已而歲入不登其數乃借於民以足之匡範以憂死其後知其借於民也剖匡範棺斷屍棄之水中

剖棺暴屍 續後漢書

王凌傳凌與外甥令狐愚密協計欲廢齊王芳而立楚王彪遣將軍楊弘以廢立事告兗州刺史黃華華弘連名以白司馬懿懿將兵討之凌欲藥死張武等皆自首乃窮治其事賜楚王彪死諸相連者悉夷三族衆議咸以爲春秋之義齊崔杼鄭歸生皆加追戮陳屍斷棺載在方策凌愚罪宜如舊典乃發凌愚家剖棺暴屍於近市三日燒其印綬朝服親土埋之進弘華爵爲鄉侯 資治通鑑唐睿宗景雲元年六月追削武三思武崇訓

爵謚斲棺暴屍平其墳墓新唐書藩鎮劉悟傳悟子從諫死以積襲不奉詔敕諸軍進討積平有詔從諫且死宜剖棺暴屍于市三日石雄發視面如生一目尚開雄三斬之仇人則其骨幾盡守衛暴屍東漢書杜喬傳喬被大將軍誣劾繫死獄中與李固俱暴屍於城北家屬故人莫敢視者喬故掾陳留楊匡聞之號泣星行到洛陽乃著赤幘請焉夏門亭吏守衛屍喪驅護蠅蟲積十二日都官從事執之以聞梁太后義而不罪發棺戮屍續後漢書皇甫嵩傳嵩與張角弟梁戰於廣宗大破之斬梁獲首三萬級悉虜其婦子角先以病死乃發棺戮屍傳首京師晉書王敦傳有司議曰王敦滔天作逆有無君之心宜依崔杼王凌故事剖棺戮屍以彰元惡於是發瘞出屍焚其衣冠然而形之資治通鑑唐德宗廣明元年黃巢發盧攜屍戮之於市南史朱齡石傳桓溫伐秦真於壽陽真以憲兄弟潛通溫並殺之齡石父綽逃歸溫壽陽平真已死綽輒發棺戮屍溫怒將斬之溫弟冲請得免綽受冲更生之恩事冲如父孔平仲雜說唐失馭臣之術矣代宗之於元載縱之至於已甚乃赫然發怒加以大戮妻子併死又代其祖父冢剖棺刑屍若胙馭之於初豈至是歟馬令南唐書減國傳王昶審知次子也世為閩王及昶卒國人迎延羲立之

既立更議議自祖世俾彊難制祖相王俟每抑折之議立而俟已死命發塚戮屍俟面如生血流被體遼史刑法志天祚乾統元年凡大康三年預樞密使乙辛所害者悉復官爵籍沒者出之流於遠者還鄉里至二年始發乙辛等墓剖棺戮死誅其子孫又姦臣傳蕭十三道宗大康初與姦臣耶律燕哥等謀廢太子遷北院樞密副使復陳陰害太子計耶律乙辛從之及乙辛出知南院大王事亦出十三爲保州統軍使辛天祚乾統間剖棺戮屍二子的里得念經皆伏誅又姦臣張孝傑道宗大康六年既出姦臣耶律乙辛上亦悟孝傑姦佞尋出爲武定軍節度使生私販廣濟湖鹽及擅改詔旨削爵貶安肅州數年乃歸大安中死於鄉天祚乾統初剖棺戮屍以族產分賜臣下元史姦臣傳阿合馬死世祖猶不深知其姦及詢李羅盡得其罪惡始大怒曰王著殺之誠是也乃命發墓剖棺戮屍于通玄門外縱犬啗其肉百官士庶聚觀稱快子姓皆伏誅沒入其家屬財產

屍

舊唐書李子通傳未聚亳州城人也大業末從軍討長白山賊遂聚結爲群盜自稱迦樓羅王衆至十餘萬引軍渡淮屠竟陵沔陽所至殺戮噍類無遺僭稱楚帝建元昌達攻陷州縣皆發其藏粟以充食軍中罄竭無所虜掠乃取嬰兒烹而啖之顯州首領揚士林率兵背聚大戰于

淮源聚戰敗奔於王世充東都平獲之斬于洛水之上士庶疾其殘忍競
報尾礫以擊其屍須臾封之若冢新唐書崔儦傳朱全忠令其子友諒以
兵圍開化坊第殺崔儦汴士突出市人爭投尾礫擊其屍年五十一鄭元
規陳班等皆死又高駢傳畢師鐸徙高駢東第禽諸葛殷腰下得金數十
斤乃縊而死市人投尾礫擊屍俄而成冢

褫衣毆屍

胡安定言行錄沈氏子泰州海陵人父因使酒拳死平人沈氏
子覩其父驚惶計無所出因號呼褫衣就歐其屍為巡警者擒送洵訊於
獄具伏拳死人之罪或潛問之汝父歐人而汝代之汝年少奚忍若是對
曰吾不忍父就刑吾上兄下弟可以供甘肯視
死怡如也獄吏具案依律棄市聞見咸為悽愴

哥舒決屍

南郡新書
天寶中哥舒翰為安西節度使控地數千里甚著威令時差押知兵馬使
張擢上都奏事值楊國忠專權好貨擢逗留不迨因納賂交結翰續入朝
奏擢知翰至懼求國忠援用國忠乃除擢兼御史大夫充劍南西川節度
使勑下就第辭翰翰命部下就執於庭數其罪而殺之俄奏聞帝卻賜擢
屍更令翰
決一百

布囊繞屍

北史韋夐戒子曰昔王
孫以布囊繞屍詳本傳

鑿冰沉屍

北史魏濟陰王傳濟陰王孫暉業天保二年於宮門外罵元韶文宣聞而殺之并斬臨淮公孝友孝友臨刑驚惶失措暉業神色自若仍鑿氷沉其屍

建塔漆屍

太平廣記有佛陁薩師者編籍于岐陽法門寺衣食俱乏於里人開成五年六月召里中民告曰我今夕死矣汝為吾塔瘞其屍果端坐而卒於里中人建塔於岐陽之西崗上漆其屍而瘞焉後月餘或視其首髮僅寸餘弟子即剃去已而又生里人大異遂扃其門竟不開焉

屋下陳屍

世說新語張湛好於齋前種松栢字處度小字驎時表崧出遊每好令左右作挽歌時人謂張屋下陳屍言松栢可為棺具表道上行殯

天因行屍

西漢書王莽傳是歲南郡秦豐衆且萬人平原女子遲昭平能說經傳以八投亦聚數千人在河阻中莽召問群臣禽賊各略皆曰此天因行屍命在漏刻注服虔曰八投博奕經以八箭投之

成鬼行屍

三國志孫策傳注策與劉表將黃祖戰大破上表漢帝曰表之鴈張以祖氣息而祖家屬部曲壻地無餘表孤特之虜成鬼行屍誠皆聖朝神武遠振臣討有罪得効微勤

常如行屍

南史宋謝莊傳孝武時拜莊吏

部尚書莊素多疾不願居選部牋自陳兩脇癖疾殆與生俱每痛来逼心氣餘如綖利患數年遂成痼疾呞呞慨慨常如行屍

傳泄

行屍

太平廣記 上元夫人命侍女紀羅容促到扶廣山敕青真小童出左右六甲靈飛致神之方十二事當以授劉徹也紀羅容至云尊母欲得金書祕字六甲靈飛左右策精之文十二事欲授劉徹輒封一通付信且徹雖有心實非仙才詎宜以此傳泄於行屍乎

陰

吏按屍

茅亭客話 成都漆匠艾延祚甲午歲為賊所驅於郡署令造漆器五月六日或聞鼓聲聲及火起乃天兵至郡也延祚上樹匿於穠葉間見殺戮至夜下樹於積屍中卧至中宵聞傳呼將吏十餘人無燭炬因竊視不見其形但聞按據簿籍稱點姓名僵屍聞呼一一應唯不唱延祚而過乃知聖朝討叛伐逆屠賊之數奉天行討故無誤矣

雷震失屍

太平廣記 博陵崔咸獨在齋中夜雷雨後忽有一女子踰垣而入咸疑其遁者將旦而斃咸驚未敢發乃出占其失女家者須臾有六七人喪服行語若有所尋者咸從而問之乃曰吾舍小娘子亡三日昨夜方斂被雷震屍起出忽不知所向咸問其形容衣服皆是宵遁者乃具白昨夜之狀引至家驗之果是其屍衣裳

足履皆泥汚歸將葬而屍重不可致咸乃奠酒祝語之乃去時天寶元年六月

婢死失屍

太平廣記 抒叔倫婢細辛取水澣衣空中有物傾器倒水倫援刀斫之覺有所中以火照之流血覆地後婢病死倫移屍出外明月覓屍不知所在

太一守屍

嚴州府志 蒸山在淳安縣絕頂有泉湧出成池冬夏不竭遇旱禱之有應山之虎狼並不傷物道人住庵者多獨坐而化虎與之守其屍

藍鞏秘屍

五代薛史 晉張萬進傳萬進爲彰義節度使沉湎無節疾篤日節州兵將亂乃詔副使萬庭圭委其符印記室李昇素憾凌虐知其將亡謂庭圭曰氣息將奄不保晨暮促移就第豈不宜乎庭圭從之萬進尋卒遂以藍鞏秘屍而出即馳騎而奏之詔命即至而後發喪其妻素狠戾謂長子彥球曰萬庭圭逼迫危病驚擾而死不手戮奚爲生也庭圭聞之不敢往弔

江融寃屍

太平廣記 唐左史江融耿介正直徐敬業反被羅織酷吏周興等寃枉奏殺之斬於東都臨刑曰吾無罪枉戮死不捨汝遂斬仍激揚而起行刑者踏倒還起坐如此者

三乃絕無何周興敗

出神入屍

青瑣高議 長清縣有李生孝於其母傾貲以交先生表元一日生忽歐跋者至死求先生闔戶閉目生已被吏執俄而死者起生行去甚速吏乃捨生先生閉目端坐一日乃開眼謂曰跋者固已死矣吾出神入其屍使走馬吾馳其屍今在靈岩山洞澗傍人不至處矣

標識戰屍

資治通鑑 太宗貞觀十九年太宗親征高麗徙營安市城東嶺已卯詔標識戰屍者屍俟軍還與之俱歸

堆梁死屍

百川學海 許彥周詩話凡作詩若正爾填實謂之點鬼簿亦謂之堆垛死屍云

車載鹽屍

資治通鑑 唐僖宗中和四年時黃巢雖平秦宗權復熾命將出兵寇掠鄰道陳彥侵淮南秦賢侵江南秦誥陷襄唐鄧孫儒陷東都孟陝虢張眚陷汝鄭盧唐攻汴宋所至屠翦焚蕩殆無孑遺眚之日翻其殘暴又甚於巢軍行未始轉糧車載鹽屍以從注以死人屍實之以鹽以供軍糧從才用翻北至衛滑西及關輔東盡青齊南出江淮州鎮存者僅保一城極目千里無復煙火

棺無屍

抱朴子 論仙篇武帝夢同少君登嵩高山有使者乘龍持節從雲中下云太一請少君帝覺語左右曰如我之夢少

君將舍我去矣數日少君稱病死久之帝令人發其棺無屍唯衣冠在搜神記曰初鉤弋夫人有罪以譴死殯屍大臭而香及昭帝即位改葬之棺空無屍惟綵履存焉

掘冢無屍

相臺志佛圖澄既卒石季龍葬之於漳水西紫陌後有沙門從雍州來稱見澄西入關季龍掘而視之惟有一石而無屍又有佛調者澄之弟子也亡數年其弟子八人入西山伐木忽見調在高岩上姿儀儼然衆驚喜作禮曰和尚在耶調曰吾常在耳因具問知舊可否良久辭去八人歸以語同學衆欲驗之乃共發冢開棺不復見屍惟衣履在焉

棄疾請屍

左傳襄公二十二年楚王殺子南於朝子南之臣謂棄疾請徙子南屍於朝棄疾子南子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三日棄疾請屍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遂縊而死

死亡傳屍

羅泌路史續後漢書董卓傳時呂布等斬卓於北掖門王簿田儀及卓蒼頭前赴其屍布又殺之

不反其屍

東漢書周容傳遺書勑子胤曰梁伯鸞父沒卷席而葬身亡不反其屍梁伯鸞父護

寓於北地而卒卷席而葬鴻後出關適吳及卒葬於吳要離冢傍

勿歸其屍

孔叢子論勢篇齊攻趙圍廩丘趙使孔青帥師五萬擊之赴齊軍獲屍三萬趙王詔勿歸其屍將以困之子順聘趙問王曰不歸屍其困何也曰其父子兄弟悲苦無已廢其產也子順曰非所以窮之也以臣愚計貧齊之術乃宜歸屍王曰何謂對曰使其家遠來迎屍不得事農一費也歸所葬使其送死終事二費也一年之中喪卒三萬三費也欲無困貧不能得已王曰善既而齊大夫聞子順之謀曰君子之謀其利博哉

蠅集其屍

棠陰比事

莊遵爲揚州刺史行部內忽聞哭聲懼而不哀問之乃曰夫遭火燒死遵疑焉令吏守之有蠅集于屍之首吏乃披髮視之得鉄釘焉因知其與奸人共殺其夫也即按伏其罪

蠅不集屍

倦遊雜錄皇祐末洞賊儂智高陷橫山寨邕州司户參軍孔宗旦白郡守陳珙乞爲之備珙曰智高來要招安宣敢作過也宗旦知其不用賊必東下遂以粮料院印作移文具陳賊狀俾沿江郡縣設備既而城陷賊執之宗旦叱罵不絕于口被斬于市時方盛夏酷熱青蠅旁午不集其屍賊亦異焉命瘞之

靈鷲食屍

臨邑國記有靈

鷲善知人吉凶覘人將死食屍肉乃盡去

引替覩屍

南史宋后妃列傳殷淑儀麗色巧絶寵冠後宮及薨孝武帝常思見之遂爲通替棺欲見輒引替覩屍

井中有屍

崇陰比事張昇知潤州有婦人夫出不歸忽聞井中有屍即往哭之曰吾夫也以聞于官昇命集鄰里驗之皆言井深不可辨昇曰衆皆不辨婦人獨知其爲夫何耶訊之乃奸人所殺而婦人與聞其謀也

夜之屍

山海經圖讚子夜之屍體分成七離不爲疏合不爲密苟以神御形歸于一

孔明之屍

抱朴子欽士篇郅都之豪尚使勁虜振慴孔明之屍猶令大國寢鋒

殘刑之屍

羅泌路史因提記東方有君子之域西方有殘刑之屍寢居直夢入死爲鬼宣得謂之無邪

叩頭謝屍

太平廣記烈女吕榮許昇妻也昇爲賊殺遂就干穢榮秉節不聽遂見殺是日雷雨晦冥賊叩頭謝屍葬之

追蛇活屍

酉陽雜俎長壽寺僧譬言他時在衡山村人爲毒蛇所噬須臾而死髮解腫起凡餘其子曰曾老若在何慮遂迎曾至乃以灰圍其屍開四門先曰若從足入則不救矣遂踏步搓固又而蛇

不至督大怒乃取飴數升擣蛇形咀之忽蠕動出門有頃飴蛇引一蛇從死者頭入徑吸其瘡屍漸收蛇麭縮而死村人乃活

群烏鳴屍

訓女家求晉書陝有婦人年十九嫠居事姑甚謹姑病死其叔姑女誣其殺母有司不能察誅之時有群烏悲鳴屍上盛夏暴屍十日不腐

竹杖化屍

太平廣記盧公嘗告長房曰我某日去卿能去乎長房欲去之心不可復言欲使親眷不覺知去公乃取一竹杖與長房戒之曰卿以竹杖歸家便可稱病以此竹杖置卿所卧處默然便來長房如公言去後家人見房已死屍在牀乃向竹杖耳乃哭泣葬之仙傳長房欲學道於盧公家人憂之翁乃斷一青竹度與長房齊使懸於舍家人見之即長房形也以為縊死大小驚號遂殯葬之長房立其傍而莫之能見也

異物咀屍

張氏可書僕頃在京師因幹出南薰門見一村夫醉墜護龍濠池水亟拯之則已斃其背上有一物極類荷葉緊覆之以劒方可取有百餘口咀其背肉已盡竟不識是何物也

用錦囊屍

荃翁貴耳集元祐初司馬公薨東坡欲主喪遂為伊川所先東坡不滿意伊川以古禮斂用錦囊其屍東坡見而指之欠一信物字當寫作信物一

角送上闔羅大王東坡由是與伊川失歡

以筍貯屍

唐書李少良傳大曆八年有晉州男子郎謨以麻總髮竹筍蒂席行哭長安東市人問之曰我言字三十欲以獻上一字言一事即不中以筍貯屍席裹而棄之京兆以聞帝召見賜以衣館內閣問狀多譏切載其言圍者願罷諸州團練使其言監者請罷諸道監軍大抵類此

買水浴屍

嶺外代答欽人始死孝子披髮項竹筒攜瓶甕持紙錢往水濱號慟擲錢于水而汲歸浴屍謂之買水否則隣里以爲不孝今欽人日用以錢易水以充庖厨謂之沽水者避凶名也邕州溪洞則男女群浴于川號泣而歸

布帊纏屍

南史梁元帝本紀魏師尅城帝在幽逼梁王詧遣尚書傳準進士囊而殯之使以布帊纏屍歛以蒲席束以白茅以車一乘葬于津陽門外

贈死不及屍

左傳隱公元年贈死不及屍弔生不及哀預凶事非禮也注屍者未葬之通稱言不及其屍在殯之時

上書乞收靈屍

東漢書李固傳大將軍梁冀既以誣罪誅固乃露其屍於四衢令有敢臨者加其罪固弟子汝南郭亮年始成童遊學洛陽乃左提童鉞右秉鉄鑽

詣闕上書乞收靈柩不許因往臨哭遂守喪不去夏門亭長呵之曰李杜二公爲大臣不能安上納忠而興造無端卿曹負至公犯詔書亮曰亮含陰陽以生戴乾履坤義之所動豈知性命何以死相拒亮長嘆曰居非命之世天高不敢跼地厚不敢蹐耳目視聽口不可妄言也大后聞而不誅

燒屍煮屍

五代史 李茂貞昭宗時爲宦官劫幸鳳翔梁軍圍之城中食盡至燒人屍煮屍而食父自食其子人爭其肉

號哭撫屍

晉書 趙王倫害張華之時洛中震悚唯閭纘敢獨詣東市號哭弔屍而撫之曰早語君遜位而不肯去今果不免禍車頻秦書曰初慕容皝在鄴居石虎宮夢虎齧其臂募人求虎獲所在女子李菟告皝在東明觀下掘得之屍僵不毀皝裸而罵之曰死胡敢夢生天子鞭撻毀辱投之滹河河流迅疾終不移轉皝後爲臣虎所執乃悟而悔焉符堅以李菟無狀少長悉坑之

臥者爲屍

續後漢書 楊衒傳曹操送楊衒與劉表衆人爲之祖道者皆坐臥不起以折之衒至乃坐而大哭號衆問其故衒曰坐者爲冢臥者爲屍屍冢之間能不悲乎

毗睒屍

羅泌路史 癸揮老子化胡篇然釋氏之無知者輒諱其事又從而証罔之非毗睒屍

之意而老子者不知出此乃復群起而較其容儀之盛衰與夫出世之先後以爭之祇見其弗能勝爾

封殽屍

左傳文公三年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屍而還注封埋藏也埋藏殽戰死士之屍而還史記晉世家秦繆公大興兵伐晉渡河取王官封殽屍而去晉恐不敢出遂城守又秦本紀繆公三十六年繆公復益厚孟明等使將兵伐晉渡河焚船大敗晉人以報殽之役於是繆公乃自茅津渡河封殽中屍注貫逵曰封識之爲發喪哭之三日

女丑屍

山海經海外西經女丑屍生而十日炙殺之在丈夫北以右手鄣其面十日居上女丑居山之上又圖讚十日竝燿女丑以斃暴於山阿揮袖自翳彼美誰子逢天之厲

女尸

山海經山中經中次七經姑媱之山帝女死焉其名曰女尸化爲菴草其葉胥成言葉相重也

熒惑守積屍

隋書帝紀煬帝大業十三年十一月秋七月壬子熒惑守積屍

天屍

新唐書天文志建中元年十一月歲星食天屍天屍輿鬼中星占曰有妖言小人在位君王失樞死者大半

呪力起屍

華嚴經佛子譬如死屍以呪力故而能起行隨所作事皆得成

就詳嚴字 **海不宿屍** 寶雲經譬如大海不宿死屍何以故海法爾菩薩法亦故詳雲宿何以故菩薩法海一切結漏煩惱死屍及惡知識亦不同此是我故身為我作惡見經戒不讀偷盜欺詐不孝父母兄弟惜財不肯布施令死令我墮惡道中勤苦痛毒不可復言是故來鞭之耳 **孝子擎屍** 宗鏡錄昔有禪師在山坐禪見一孝子擎一死屍來向禪師前着便哭云何故殺我阿母禪師知是魔思云此是魔境我將斧斫却可不得解脫便於柱上取斧遂斫一斧孝子走去後覺股上濕便看乃見血不期自斫詳鏡字 **餓鬼打屍** 宗鏡錄引論云有一沙門行諸禪觀時在塚間夜見餓鬼打一死屍問曰何以打此死屍答曰此屍困我如是是以打之道人曰何不打汝心打此死屍當復何益詳鏡 **天人摩屍** 翻譯名義云有人見一天人散花屍上以手摩之問言何謂散花此屍答云是我故身在生之日孝順父母忠信事君奉事三尊承受師教令我神得生天故來報之耳 **蠅樂臭屍** 法苑珠林十惡篇云

悲夫迷徒障重棄三車而弗御漂淪苦海任燋爛而不疲若蒼蠅之樂臭屍似飛蛾之投火聚詳惡字

羅刹爭屍

阿育王經摩偷羅國有一男子於其路中見一神廟即往寄宿見二羅刹共爭死屍各言我得是人見已出家修道詳王字

屍化

華鬘

類說第四祖優婆毬多隨方行化魔宮震動波旬竭力以害正法密持瓔珞伺尊者入定縈之于頸尊者取人狗蛇三屍化為華鬘以酬波旬大喜引頸受之即變三種臭屍波旬盡其魔力不能移動乃升六欲天告諸天主及梵王求解王曰若因地倒還因地起離地来起終無其理波旬即礼尊者哀露懺悔毬多曰汝可自唱歸依三寶魔王合掌三唱華鬘悉除四祖化導家多每度一人以一籌置石室縱十八時廣二十時充滿其末後得提多迦乃付大法眼蔵

萬兆行屍

仙傳無上元君曰萬兆蠢蠢名曰行屍詳見君子

度屍

度人經道言夫末學道淺或仙品未充運應減度身經太陰臨過之時同學至人為其行香誦經十過以度尸形如法

屍解

抱朴子內篇論仙卷按漢禁中起居注云少君之将去也武帝夢與之共登嵩山半道有使者乘龍持節從雲中下云太乙請少君帝覺以語左右

曰如我之夢少君將舍我去矣數日而少君稱病死久之帝令人發其棺無屍唯衣冠在焉按仙經云上士舉形昇虛謂之天仙中士遊於名山謂之地仙下士先死後蛻謂之屍解仙今少君必屍解者也近世盧公將費長房去及道士李意期將兩弟子皆在郫縣其家各發棺視之三棺遂有竹杖一枝以丹書於杖此皆屍解者也類說王母曰此子勤心已久不遇良師屍解下方吾甚不惜今匈奴未殄邊陲有事必令其蒼猝捨天下之尊便入林岫如其迴改吾六數來太平廣記上元夫人謂王母曰阿母既有念故來心當賜與解屍之方耳又云保命君曰屍解者假形而示死非其真屍也雲谿友議麻姑山山谷之秀草木所奇鄧仙客至延康四五代為國道師而錫紫服洎死自京輦歸葬是山是謂屍解也然悉為丘壠松柏相望詞人經過必當興詠幾千首忽有一少年偶題一絕句不言姓字但云天嶠遊人耳後來觀其所刺無復為文且鄧氏之名因斯稍減矣詩曰鶴在芝田鷄在籠上清邨與俗塵同既言白日昇仙去何事人間有殯宮江湖紀聞端平年間有道人到吉州善畫竹石不泊店不掛搭道人居無定所嘗大雪中跌墜西街河岸復為雪所壓越七八日始甦肩吏掘雪將葬之方齁齁睡酣後在樓前劉宅倚壁立化壁上書一大水字鄰近哀

錢買棺葬于劉家塘上越十數年謝經畧自強作萬人緣開棺視之滿棺皆水惟一條存後在岳州寄書謝吉州道友或云其尸解也延祐新安後續志金野仙梁之宇彥隆休寧人淳熙元年八月十二日死葬於城陽山後有自蜀中見之爲碧家問歸即其歿之歲或謂之屍解句容縣新志葛洪坐至日中元然若睡而卒時年八十一視其顏色如生體亦柔軟舉屍入棺甚輕如空衣世以爲屍解得仙云

屍異 南史劉慊

慊傳劉亮在梁州服食欲致長生迎武當山道士孫慊道使合仙藥服之而卒及就斂屍弱如生北史李先傳李預字元凱服玉經年云有効驗而世事寢食皆不禁節又加好酒損志及疾篤謂妻子曰吾酒色不絕自致於死非藥過也然吾屍體必當有異勿速殯令後人知飡服之妙時七月七旬長安毒熱預停屍四宿而體色不變太平廣記元和長慶間有郭翥者與劉執謙友善二人每恨出顯不得通約先歿者當來告後執謙卒翥居華陰一夕獨處聞戶外曰郭君無恙聆其音執謙也引與話舊執謙曰冥途禍福昭然不可欺夜分忽覺有臭氣發於左右即以手捫之訝其軀大不類執謙翥知爲他怪因攬其袂以身加之牢不可動將曉求去曰不遺我禍且及子翥不答俄天曉見一胡人長七尺餘如帝數日者穢不可

近即棄郊外忽有數人来視曰果吾亡兄也亡已數日矣昨夕忽失其屍所在遂取之而去又僞蜀寧江節度使王宗黯生日部生皆持物爲賀獨巫山令裴垣貧無慶獻宗黯大怒笞裴至誣以他事生沈澱瀕堆水中三日屍不流卓立波面宗黯頗不自安神識煩撓竟得疾暴卒　又處士鄭賓于言嘗客河北有村正妻新死未斂日暮其兒女忽覺有樂聲漸近至庭宇屍已動矣及入房如在梁棟間屍遂起舞樂聲復出屍倒旋出門隨樂聲而去村正舉杖擊之屍倒樂聲亦止遂負而迈小說家求崔子文學仙於王子喬子喬化爲白蜺子文驚引弋擊之俯而視之乃子喬之屍也

須臾爲大鳥飛去摭遺新說周助畿邑封丘人年十七八風采甚美父爲助約同邑孫氏爲婦已問名納采一夕孫卧病謂其母曰料不起矣所不足者不得侍助之巾櫛雖死爲泉下恨矣孫卒助聞其容色絶品又知其瞑目之說私心快快與同里李生善以情告之李生庸人無識但其志銳然敢爲者也因謂助曰此易耳今方大冬孫死未數日屍固未變容色如舊破其棺視之何害助然之與李生極飲暮出郭至其冢所掘之見其柩李生乃令助自起其蓋則屍欻然而起執助曰郎真有情者也我已化去而能見過夫婦之情盡矣乃起與助拊手而行助初爲之鬼也又疑其更

生復見其顏色若桃李亦不懼乃共踰一垣助脫袍藉地與孫合既已助復詢之則不語以手舉之則不動奄然死矣助驚呼李生共舉其屍復還空所蓋棺整殯而去助不半年亦死夷堅支蜀人安自牧喪妻之後買妾曰柔奴付以閫政恃主人寵嬖恣横頗甚一婢安兒產子方滿月用計殺之而逐其母乾道七年自牧以制置司幹官幸於成都其家歸常州寓居新興寺柔奴感水蠱疾歲餘而死所親盛子柬及諸安族來弔以俟大殮命僧脩設薦嚴方呪亡位食屍忽自起而坐衆駭懼奔走惟一老僧獨留不去曰此屍魘爾何足畏伸脚魘之倒亟舁入棺咸以爲積惡之報　又陳喬仕江南爲門下侍郎及王師問罪喬既死從吏撤扉而瘞之明年朝廷嘉其忠詔改葬後見其屍如生而不僵髭髮鬱然初求屍不得入或見一丈夫衣黄半臂舉手影自南廊而過掘得屍以右手加額上如所覩者國老談苑　盧多遜既卒許歸葬其子察護喪攏厝襄陽佛寺將易以巨襯乃啓其屍不壞儼然如生遂逐時易衣至祥符中猶然墨客揮犀　杜德死葬路傍後爲大水浮其屍出爲耕夫立其屍於路傍扣之蓬蓬若空革亦異人也能改齋漫録　滕待制宗諒謫官秋浦時州吏有劉某者妻有美色俄病死浴裝在襯未及釘蓋忽然化爲異狀皮青髮紅若世所畫鬼將之

類州吏悲而畏之既葬即棄家爲道士入九華山不返宗諒後在北方猶寄以詩所謂九華劉道人是也又屠說多不勝紀也嘗記先子云鄉人饒之翰者熙寧中免鄉薦至南省試不中會有詔肯慶曆二年舉子特與推恩而之翰兄之才實應此令然死久矣之翰苦貧乃詐冒其兄遂受試將作監主簿人皆恨其不能少忍三年以用已應令取官而爲是欺天事既而之翰選補封州司理參軍秩滿之日作詩數句言且死之意遂而病死其家初爲之棺斂如世俗之常而屍輒起坐者再三封之官民歎異之乃用浮屠法泥傅其屍而寘佛屋焉蓋理如此者豈可從下士論之赤城續志道猷姓帛居赤城山幸於山室屍猶平坐而舉屍体綠色義熙末隱士褚世標入山登岩見猷屍不朽其後欲往觀者輒爲雲霧所惑無得窺也

永樂大典卷之九百十三

永樂大典卷之九百十四　二支

屍

驗屍

墨客揮犀太常博士李處厚知廬州真縣常有歐入死者處厚往驗傷以糟載灰湯之類薄之都無傷跡有一老父求見曰邑之老書吏也知驗傷不見跡此易辨也以新赤油繖日中覆之以水沃其屍其跡必見處厚如其言傷跡宛然自此江淮之間官司往往用此法

政楷範檢驗屍首係關人命不可不慎如洗冤錄無冤等書常須檢閱遇有屍首正官隨帶吏典仵作行人等前去所指去處點集應合登場人數并照用物件眼同檢驗定執致命根因須要親臨相視明白不得轉委人吏若有隣境覆檢牒至劃時前去檢驗兩縣官吏不得相見符同屍帳其屍變發春五日夏三日秋七日冬十日不得違期致令難檢檢驗既定格目對讀無差繳連申府

牧民忠告故事承檢屍之報則劃時而行重人命也其或行焉而后時時焉而不親涖親焉而不精詳罪皆不細其檢屍之式又當編考簽仵者不可不知

呂氏家範舍人官箴黃幼剛中嘗為予言

頃焉縣尉每遇驗屍雖盛暑亦必先飲少酒捉鼻親視入命至重不可避少臭穢使人橫死無所申訴也溫革瑣碎錄凡被傷致死瘡有血者是生被傷若死後中刀者則無血也無寃錄檢覆總說凡檢驗承牒之後不可接見在近官員秀才術人僧道以防姦欺及招詞訴隨即定立時刻速詣停屍處稱說相離里路檢驗日時庶免稽遲約束行吏等不許輒離檢驗官遇夜宿處須問其家是與不是竟身血屬親戚方可安歇以別嫌疑　凡行竟器仗索之少緩則奸囚之家藏匿移易粧成疑獄可以免死干繫甚重初受差委先當急急收索若早出官又可參照痕傷大小闊狹定驗無差　驗時子細看腦後頂心頭髮內恐有火燒釘子釘入骨內其血不出亦不見痕損更切點檢眼睛口齒舌鼻大小便二處防他物　凡定致命痕雖小當徵廣其分寸定致命痕內骨折即聲說骨不折不須言骨不折却重害也或行竟器仗未到不可分毫增減恐他日索到異同檢驗一事若有大段疑難須當廣布耳目以合之庶幾無誤如鬪毆限內身死痕損不明若有病色曾使醫人師巫救治之類則多因病患死若不訪問則不知也雖廣布耳目不可任一人仍在善使如不然適足自誤　凡檢覆後體訪得行竟人事因不可見之公文者面白官長使之曲折庶

易鞠勘　隨行人吏及合干人多責弄四隣先期縱其走避只捉遠隣或老人婦人及未成丁人塞責或不得已而用之只可參互審問終難憑以爲實全在斟酌又有行兇人恐要切干證人直供有所妨碍故令藏匿自以親密人或地客佃客出官合套誣證不可不知　凡檢屍不過刀刃殺傷與他物鬪毆拳手毆擊或自縊或勒殺或投水或被人溺殺或病患數者致命而已然有勒殺類乎自縊溺死類乎投水鬪毆有在限内致命而實因病患身死人力女使因被捶撻在主家自害自縊之類理有萬端並爲疑難臨時審察切勿輕易差之毫釐繆以千里　凡檢疑難屍首如刃物所傷透過者須看内外瘡口大處爲行刃處小處爲透過處如屍首懶須看其原衣服此傷着去處屍或覆卧其右手有短刃物及竹頭之類自喉至臍下者恐是酒醉攞倒自壓自傷如近有登高處或泥須看身上有無錢物有無損動處恐因取物失脚自傷之類　檢婦人無傷損處須看陰門恐自此入刀於腹中離皮淺則臍上下微有血沁深則無多是單獨人求食婦人　如男子須看頂心恐有平頭釘冀門恐有硬物自此入多是同行人因丈夫年老婦人年少之類　凡屍在身無痕損惟面色有青黯或一邊似腫多是被人以物搭口鼻及罨塢殺或是用手巾衣袋之類

絞殺不見痕更看項上肉硬即是切要者手足有無繫縛痕舌上恐有噤破痕大小便二處恐有踏腫痕若無此類方看口內有無涎唾喉間腫與不腫如有涎及腫恐患纏喉風死宜詳被人以衣物或濕紙捂口鼻上死即腹乾脹若究得行兇人當來有窺謀事迹分明又已招伏方可檢出若無影跡即恐是酒醉卒死　凡檢因爭鬬致死雖二主分明而屍上並無痕損何以定要害致命處此必是被傷人舊有宿患氣疾或是未爭鬬以前先曾飲酒致醉至爭鬬而有所觸犯致氣絕而死者也如此者多是腎子或一箇或兩箇縮上不見須用温醋湯蘸軟衣服或綿絮之類卷一飯久令仵作行人以手揉按小腹下其腎子自下即其驗也然後子細看要害致命處　有一鄉民令外甥并隣人子將鋤頭同閒山種粟經再宿不歸及往觀焉到茅舍中乃二人俱死在山遂聞官隨身衣服並在牒官檢驗官到地頭見一屍在茅舍外後項骨斷頭面各有刃傷痕一屍在茅舍內左項下右腦後各有刃傷痕在外者衆曰先被傷而死在內者衆曰後自刃而死官司但以各有傷別無財物定兩相併殺驗官獨曰不然若以情度情作兩相併殺而死可矣其舍內者右腦後刃傷可疑豈有自用刃於腦後者手不便也不數日間乃緝得一人因讎併殺兩人　被殘害死

者須檢齒舌耳鼻內或手足指甲中應有簽刺等害之類　凡檢驗屍首指定作被打後服毒身死及被打後自縊身死被打後投水身死之類最須見得親切方可如此定執世上多有打死人後以藥灌入口中誣以自服毒者亦有死後用繩吊起假作生前自縊者亦有死後推在水中假作自投水者一或有差利害不少今須子細點檢有可憑實跡方可辨明檢得與前驗些少不同遷就改正果有大段違戾不可依隨不可據已見便變易　凡檢驗文字不得皮破血不出大凡皮破即血出常云皮微損血不出　仵作行人受囑多以芮一作蒘草投醋內塗傷損處痕皆不見以甘草汁解之則見　人身本赤黑色死後變動作青軀色其痕未見有可疑處先將水洒濕後將葱白拍碎令開塗痕處以醋蘸紙蓋上候一時久除去以水洗其痕即見　昔有二人鬬毆俄頃一人仆地氣絕見證分明及驗出屍乃無痕損檢官甚撓時方寒忽思得計遂令掘一坑深二尺餘依屍長短以柴燒熱得所置屍坑內以衣物覆之良久覺溫出屍以酒醋潑紙貼則致命痕傷遂出　凡驗屍須先責血屬及隣保識認是與不是本屍或屍首經久胖脹腐爛識認不真須先責問元着甚衣服色樣有甚記號及身上有甚疤認處勒令明責狀訖方可檢驗昔有叔姪兩人私

爭姪僕因被叔赶打後而姪深藏其僕却誣叔以赶逐落水致死發覺于官無屍可檢其僕右手原有六指適江流中有死屍左手亦六指遂認爲已僕官亦憑此檢驗却有痕傷叔無以自明在獄誣伏將出案間叔之家人偶探知姪所藏原僕去所姪亦知叔家知之遂又將所藏僕置之水中後叔家入聞官姪竟伏罪前官吏並獲譴責此不可不鑒也　凡檢驗到地頭雖有血属照條陳乞免檢亦須察其有無屍首在原地所方可領狀昔有甲乙互爭甲死於山頭甲之家属自來護屍用蔴蓆之類遮覆甲發覺後於夜自默地將屍歸家殯殮却將一死犬置之原地蓋覆如初乙惧以錢買甲求免初檢官吏受欺而去覆檢官開覆蓋見一死犬其狀申聞初檢官按責不可不鑒　凡體問必須先喚集隣證反覆審問如歸一則合款供或見聞參差則令各供一款或併責行亮人供吐大畧一併繳申憑此詳覆審勘或小有差互則受重責若憑吏卒問口即是私意須是多方體訪務令參會歸一即不可憑一二人口說便以爲信及備三兩紙供狀謂可塞責況其中不識字者多出吏人取責其隣證内或與兇身是親故及暗受買囑符合不可不察　行亮人虛實未定者不得已就被執人項下書填其確然是實者須令書押於行亮人字下　無寃錄驗法

凡檢屍受牒且空鑿時辰如到檢所未得先自向前且於上風生定喚死
人骨肉或地主競主審問事由所驗之屍還是與不是正屍責狀訖點數
干繫人及隣保人應是合於驗狀上着字人及法物齊備　仍多備糟醋
葱椒塩白梅防其痕損難見處藉以擁蔽仍帶一沙盆搥以研上件物同
吏人至屍所令燒皂角蒼术降真以辟臭穢之氣或用真麻油塗鼻孔邊
亦可或用蘇合香元塞鼻孔亦可驗畢約三五步外將醋潑炭火從上過
去穢氣若未埋屍首或在屋内地上或床上或屋前後露天地上或在山
嶺溪澗草木上並先打量頓屍所在四至高低遠近去離某處若干在溪
澗之中上去至山脚或岸幾許係何人地上地名某處若屋内係在何處
及上下有無物色蓋礮或自縊在高處則先看吊處及項下繩痕更看繫
繩所有無塵土移動及吊處高下元踏甚物而上更看項上繩帶垂下長
短大小與痕濶狹相似細看是活套頭死套頭或是單掛十字繫或是纏
繞繫各要分明若是臨高撲殺要看失脚處土痕蹤跡若是落水淹殺亦
要看失脚處土痕及量水深淺並抄劄形狀四至訖方可扛擡出平穩明
淨地上用門扇簟席襯礮不着泥土先剥在身衣服或婦人首飾自頭上
至鞋襪等逐一抄劄有隨身行李亦具名件訖且乾驗一番次以湯水肥

皂洗滌垢膩又以水衝蕩洗淨若有青黑去處將水滴在上是痕處則硬水住不流不是痕處則軟水便流去次用襯紙拏鋪襯屍紙惟有藤連白紙抄紙可用若竹紙見醋多爛恐侵損屍体如法用糟醋擁篅屍首仍以死人衣服盡蓋用煮醋酒澆林又以薦席篅一時久候屍體透軟即去篅物以水衝去糟醋方驗不得信行人說只將酒醋潑過痕損不出初春與冬月宜熱煮醋及炒糟令熱仲春與殘秋宜微熱夏秋之間糟醋微熱以天氣炎熱恐傷皮肉秋將深則用熱左右手肋相去三四尺加火燸以氣候差凉故也冬雪寒凜屍首僵凍糟醋雖極熱衣被重疊擁篅亦不得屍体透軟當掘坑長闊於屍深三尺取炭及木柴遍鋪坑內以火燒令通紅多以醋沃之氣勃勃然方連擁篅法物襯礑擇屍置於坑內乃用衣被覆蓋再用熱醋淋遍坑兩邊相去二三尺復以火烘約透去火移屍出驗冬殘春初不必掘坑只用火烘兩邊又看時候詳度從頭檢起解下頭髮量髮長多少擘開頭髮檢頭上頂門連顱門有無他故左右兩太陽穴有無他故兩眼擘開看双睛鼻孔口齒有無他故兩面腮看有無他故號大小字樣行數或已用藥取痕跡黯澁及成疤瘢可取竹削一篦子於痕處撻之即見兩耳連喉下有無他故左右兩大小臂連手指掌心手背十指

甲有無他故心胃乳房至臍有無他故大肚連小腹下有無他故左右兩
脇肋有無他故陰囊外腎玉莖有無他故婦人產門處左右兩大小腿連
脚底扳十指甲有無他故凡轉死入合面檢腦後乘枕項後有無他故背
看有無杖瘡及灸跡腰脊有無他故臀看有無新舊官杖痕有無膿血糞
門有無他故其人約年多少身長多少屍首甚處有傷損磕擦痕或青黯
紫黯赤腫黑黯並量見大小深淺分寸定執致命之因甚處有雕青灸盤
瘡癤開寫新舊有無膿血甚處有見患疥癬癩瘡甚處有黯記之類並
一一盡行聲說如無亦用開寫若傷損痕跡未甚分明却再用醋糟擁罨
良久去糟以水衝洗於露天處以新油絹或明油雨傘覆蓋欲見處迎日
隔傘看痕即現若陰雨以熟炭隔照此良法也或更隱難見以白梅搗爛
攤在上欲見之處再擁罨看若尤未全再以白梅取肉加葱椒鹽糟一處
研拍作餅火上煨令熱烙損處下先用紙襯之即見其損四縫屍首切須
子細躬親看驗頭上頂顱門乘枕左右兩額角太陽鬢門項下及當心左
右兩脇上下小腹及陰囊玉莖腦後左右兩肋處並係緊切虛怯要害致
命之處慮有他故於內若一處有痕損在要害致命處或非致命處並即
令仵作指定喝起方可押兩爭人及親屬干繫見認了各即令書押格目

驗狀訖就驗處襯磾屍首上復以薦席之類覆蓋候畢週圍用灰印記責
耆正副隣人看守狀附案覆檢官檢訖如無爭論方可給屍與親屬無親
屬者責附本都埋瘞如有爭論切未可給屍即掘一坑就所磾物掷死安
頓坑內上以門扇蓋以土掩瘞作堆週迴用灰印印記防備後来官司覆
檢仍責看守狀附案屍首無痕惟頭面有青點或一邊似腫多是被物捂
口鼻及壓掩殺或用手巾布袋之類絞殺不見痕更看項上肉硬即是若
究得行兇人當来有窺謀事跡分明如人招伏即可檢出若無形跡即是
酒醉卒死屍首無痕即驗兩手脚有無縛痕如有即驗項或口是用衣物
掩口鼻而死須有肉硬舌尖上恐有噤破痕大小便二處是不是踏腫痕
老年人被手掩死亦無痕損屍首肥肚無痕損不黃瘦不得作病患死檢
須子細驗定因何致死惟此最誤驗婦人不可避羞驗是處女不是處女
打量劄下四至訖掷出光明平穩處令收生婆前去中指指甲用綿扎先
勒死人母親其血屬并隣婦二三人同看驗是與不是處女令收生婆以
中指入產門中有黯血即是無即非次如前洗濯驗屍婦人有胎孕不明
致死者檢驗後勒收生婆驗腹內委實有無胎孕若有胎孕心下至臍肚
以手拍之堅如鉄石如無即軟又勒收生婆定驗產門內有無他物有孕

婦人被殺或因產子不下身死屍經埋地窖檢復却有死孩兒推詳其故蓋屍埋頓地窖因地水火風吹死人屍首脹滿骨節縱開故逐出腹中胎孕孩子亦有臍帶之類皆在屍脚下產門有血水惡物流出產門血水惡物流出驗是產子不下致命身死或是有妊用毒藥墮胎致命身死當用銀釵入產門試看如驗中毒服毒法若富家女使先量死處四至了便扛出大路上檢驗有無痕損令衆人見以避嫌疑　小兒屍首胞胎墮胎驗得所墮身孕係幾箇月日驗是因毆墮落其母別無損傷若初檢因打而落者其母必有損傷出結案式四肢或全不全胎髮方生未生已生六箇月有髮有因爭鬪將子跌殺謀執或將子手足捉了用脚跟於喉下踏死者若究得始末殺情可令仵作行人以手按其喉必塌方驗真僞驗小兒胞胎令收生婆定驗月數定成人形或未成形責狀附案墮胎兒在母腹中被驚後死胎下者衣胞紫黑色血瘀軟弱生下腹外死者其屍淡紅赤無紫黑色及胞衣白若月未足者其身體必有生未全處仍集收生婆驗之律云墮謂打而落驗墮胎者准律未成形像杖一百墮胎者徒二年胎子落者按五臟論胎一月如珠露二月如桃花三月男女分四月形像具五月筋骨成六月毛髮生七月動右手是男於母左八月動左手是女於

母右九月三轉身十月滿足若檢作未成形像只驗所墮胎作血肉一片或成一塊若經日久壞爛多化為惡水若墮已成形像者謂頭腦口眼耳鼻手脚指甲等全者亦有驗臍帶之類　勒死本屍口開眼瞪項上勒痕黑色圓圓長若干寸深闊若干分食氣頼塌項痕交匝委是被人勒死自縊者舌出項痕不匝出結案式因患自勒死其屍兩眼合唇皮開露齒咬舌出一二分肉色黃形瘦劣兩手拳握臀後有糞出左右手內多是把自繫物色至繫緊死後亦只在手內須量兩手拳相去幾尺寸以來喉下自繫痕跡結案式云黑色週圍長一尺餘結締在喉下前面分數較深曾被救解則其屍多不咬舌臀後無糞被人勒死則項下索子交過并手指甲抓損被人打損以繩勒死者其屍被勒處喉下黑跡只可六七寸以來即不至項後臀後有糞出多被人絞勒喉下死者其屍口眼開兩拳散頭髮寬慢喉下黑痕週圍一尺以来自縊被人勒殺或等殺假作自縊甚易辨真自縊者用繩帶索帛之類繫縛處交至左右耳後深紫色眼合唇開手握齒露縊在喉上則舌抵齒喉下則舌多出胷前有涎未滴臀後有糞出若被人行打勒殺假作自縊則口眼多開手散髮寬慢喉下血脉不行痕跡淺淡無血瘀黑跡舌不出亦不抵齒項上肉有指爪痕身上別無要害

致命傷損去處凡被人隔物或牕櫺或林木之類勒死僞作自縊則繩不交喉下痕多平過却極深黑褐色亦不起於耳後髮際絞勒喉下死者結締交在死人項後兩手不垂下縱垂下亦不直項後結交却有背倚柱等處或把衫襟搦着即喉下有衣衫領痕跡黑色是要害處氣悶身死凡檢被勒併死人將項下勒繩索或是諸般帶系臨時子細聲說纏繞過遭數多是於項後當正或偏左右繫定須有繫不盡垂頭處其屍合面地卧為被勒時爭命須是揉撲得頭髮或角子散慢或沁身上有搕擦着痕凡被勒身死人須看覩屍身四畔有扎磨蹤跡去處死後被人用繩索繫扎手脚及項下等處其人已死氣血不行雖被扎繫其痕不紫赤有白痕可驗死後繫縛者無血瘀繫縛痕雖深入皮即無青紫赤色但只是白痕有用火篦烙或痕但紅色或焦赤帶濕不乾生前未死間即時吊起詐作自縊此稍難辨　自縊死量得梁高幾尺以上其屍兩脚懸空舌出項痕不匝驗是生前自縊身死凡真自縊或在屋下自縊先看所縊處梢梁枋桁之類塵土衣亂至多方是如只有一路無塵不是自縊先以杖子於所繫繩索上輕輕敲如緊直乃是或寬慢即是移屍大凡移屍別處吊掛舊痕那動便有兩痕凡檢自縊之屍先要見得在甚地分甚街巷其人家何人見

本人自用甚物於甚處搭過或作十字死積繫定或於項下作活積套却驗所着衣新舊打量身四至東西南北至甚物面覩甚物看屍背向甚處甚死人用甚物踏上上量頭尾去所吊處相去若干尺寸下量脚下至地相去若干尺寸或所縊處雖低亦看頭上吊掛索處下至所離處並量相去若干尺寸對衆解下扛屍於露明處方解脫自縊套繩通量長若干尺寸量圍喉下套頭繩圍長若干項下交圍量到耳後髮際起處闊狹横斜長短然後依法檢驗凡檢自縊人先問元申人其身死人是何色目人見時早晚曾與不曾解下救應申官時早晚如有識認即問自縊人年若干作何經紀家內有甚人却因何在此問自縊若是奴僕先問顧主討契書辨驗仍看上有無親戚年多少更看原吊掛蹤跡去處如曾解下救應即問解下有氣脉無氣脉解下約多少時死切須子細自縊不論吊掛高低問有跪地死者自縊處須高八尺以上兩脚懸虛所踏物須倍高如懸虛處或縊在床榻或火爐或船倉內但高二三尺以來亦可自縊而死亦量四至相離去處在睡床頭榻下及火爐下將繩自縊喉下身死床與火爐須高三尺以來即其屍懸頭頃身横身卧喉下自縊跡痕偏斜多不至腦後髮際下若經泥雨須看犯人或脚或着鞋其踏上處有無印下脚跡自

縊身屍者兩眼合唇口黑皮開露齒若勒喉上即口閉牙關緊舌抵齒不出一云齒微咬舌若勒喉下則口開舌尖出齒門二分至三分面帶紫赤色口吻兩角及胃前有吐涎沫兩手須拳握大拇指兩脚尖直垂下腿上有血瘀如火炙斑痕及肚下至小腹並墜下青黑色大小便自出臀有糞出大腸頭或有一兩點血喉下痕紫赤色或黑淤色直至左右耳後髮際橫長九寸以上至一尺以來一云丈夫合一尺一寸婦人合一尺或作赤淤跡更可解下屍首看驗看死人所用物色同與不同自縊喉下痕跡脚則喉下勒深實則淺人肥則勒深瘦則淺用細緊麻繩草索在高處自縊懸頭頓身致死則痕跡深若用全幅勒帛及白練項帕等物又在低處縊則痕跡分寸較淺低處自縊身多卧於下或側或覆側卧其痕偏斜起橫喉下覆卧其痕正在喉下起於耳邊多不至腦後髮際有用火篦烙成痕但紅色或焦赤帶濕不乾被人拳踢毆打死後繫勒喉下懸掛假作自縊身死者其屍口眼多開兩手散頭髮寬慢身上有要害傷損及喉下有被人繫勒懸掛蹤由喉下即無血瘀黑跡舌不出亦不抵齒被人隔物或牕或樹之類勒死僞作自縊則繩不交喉下痕多平過其深黑黯色亦不起於耳後髮際自縊有活套頭死套頭單繫十字纏遠縊須看死人脚踏甚

物入頭在繩套內須垂得繩套寬入頭方是須有踏物上縊處跡由活套頭腳到地并跪膝到地亦可死死套頭腳地并跪膝到地亦可死單繫十字懸空方可死失腳稍到地亦不死單繫十字是死人先自用繩帶自繫項上後自以手繫高處須是先看上頭繫處塵土及死人踏甚處物自以手攀繫得上向繩頭着方是若是上面繫繩頭處或高或大手不能攀及不能上則是別人吊起更看所繫處物伸縮須是頭墜下去上頭繫處一尺以上方是若是頭繫低上頭定是別人吊起纏遶繫是死人先將繩帶纏遶項上兩遭自踏高繫在上面垂身致死或是先繫繩帶在梁棟或樹枝上双襠垂下踏高入頭在襠內更纏過一兩遭其痕成兩路上一路纏過耳後斜入髮際下一路平遶項行吏畏避駁雜必告檢官乞只申一痕切不可信若除了上一痕不成自縊若除了下一痕正是致命要害去處或覆檢官不肯相同書填格目血屬有詞再差官覆檢為之柰何須是攄實不可只作一條痕驗其相疊與分開處作兩截量盡取頭了盡取樣子更重將遶繫處繩帶纏過比並闊狹並同任從復檢可無後患凡檢驗自縊人不可便定驗作自縊致命未辨子細只可稱其人係是生前用繩索縊着咽喉下要害致命身死以防死人別有枉橫且如生前勒未死間吊

起假作自縊此捐難辨或有人睡着被人將繩索勒咽喉吊起身死其檢驗官司如何得見自縊身死的實宜子細也自刎亦如之凡因患在床仰卧將繩帶等物自縊者其屍兩眼合唇皮開露齒咬舌出一分至二分肉色黃形瘦兩手拳握臀後有糞出左右手內多是把自縶物色至縶縶死後亦只在手內須量兩手拳相去幾寸以來喉下自縶痕跡紫赤周圍長一尺餘結縊在喉下前面分數較深曾被救解則其屍肚脹多口不咬舌臀後無糞死後縶縛者無血瘀縶縛痕雖深入皮即無青紫赤色但白痕多有人家女使人力或外人於家中自縊其人不曉法避見臭穢反避檢驗遂移屍出外吊掛舊痕移動致有兩痕舊痕紫赤有血瘀移動只白色無血瘀移屍自理甚分明要公行根究開生生前與死後痕蓋移屍不過杖罪若滿落不具復檢官不相察應申作兩痕官司必反見疑益重千連人之禍屍首日久壞爛頭吊在上屍側在地肉潰見骨但驗所吊頭其繩若入糟及驗兩手腕骨頭腦骨皆赤者是落水投河死本屍肉色潰白口開眼合肚皮胖脹指甲內有沙泥其水深八尺以上委是生前落井投河致命身死死後棄水中者指甲內無沙泥出結案式打死棄水中肉色帶黃不白口眼俱合兩指微屈腹肚不脹身有痕損指甲內無沙泥死後

繩縛無血瘡痕不紫赤初春雪寒經數日方浮與春末夏初不同身上無別故即是落水若患病溺死則不計其水之深淺可以致死水深三四尺以上可以致死若失脚須有夫脚處土痕有故入井須脚在下若頭在上恐被人赴逼或他人推送入井落水落井屍肉色潰白口合兩手拳握眼微開肚皮微脹屍脚或着草鞋或着鞋其鞋内并手脚十指甲鏄有沙泥上眼多被口鼻内白水沫出頭面仰腹肚脹兩脚底皺白不脹兩手兩脚俱向前男仆卧女仰卧若在江河陂潭池塘間難以打量四至只看屍所浮在何處如未浮打撈方出聲說在何處打撈見屍池塘或坎井有水處可以致命者須量見淺深丈尺如坎井則量四至江河陂潭屍起浮或見處地岸并池塘坎井係何人所管地名何處量井之四至係何人地其井地名何處井深屍在底則不必量但約深若干丈尺方撈屍出屍在井中滿脹則浮出尺餘于外水淺則不出若出看頭或脚在上在下先量見尺寸不出亦以丈竿量到屍近邊尺寸亦看頭或脚在上下扛擡屍於岸上平穩處檢驗復檢遲經風日吹晒遍身上屍必皮起或生白泡先剥屍衣看驗若肉色不白而脚拳頭髻緊頭與髮際手脚爪縫或鞋肉並有沙泥須有磕擦損處被人毆打殺死推在水中内或致井中入水深則脹淺則

不甚脹甚屍肉色帶黃不白口眼開兩手散頭髮寬慢肚皮不脹口眼耳鼻無水溼流出指爪鑄縫並無沙泥兩手拳縮兩脚底不皺白却虛脹身上有要害致命打着傷損處其痕黑色屍有肥瘦臨時看驗若驗得損傷錄其痕跡雖是投水亦合推究生前溺水屍首男仆卧女仰卧頭向仰兩手兩脚俱向前口合眼開閉不定兩手拳握腹肚脹拍着響兩脚底皺白不脹頭髮緊頭與髮際手脚爪縫或脚着鞋則鞋內各有沙泥口鼻內有水沫及有些少淡色血污或有磕擦損處此是生前溺水之驗也蓋其人未死必須爭命氣往來攝水入腸故兩手自然拳曲脚鑄縫各有沙泥口鼻有水沫流出腹內有水脹也水搵死身上無痕面色赤即是倒提水搵死淹水死者若屍面色微赤口鼻內有泥水沫肚內有水沫腹肚微脹是淹水身死因疾病身死若被人拋掉在水內即口鼻無水沫肚內無水不脹面色微黃肌肉微瘦因患病溺死則不計水之深淺可以致死身上別無他故諸自投井被人推送入井自失脚落井屍首大同小異皆頭目有被磚石磕擦痕指甲毛髮有沙泥腹肚脹則覆卧之則口內水出別無他故只作落井身死即投井推入在其間矣所謂落井小異者推入與自落井則手開眼微開腰身間或有錢物之類自投井則眼合手握身間無物

自投河被人推入河若水稍深闊則無磕擦沙泥等事若水淺狹亦與投井落井無異大抵水深三四尺皆能淹殺人驗之果無他故只作落水身死則自投推入在其間矣若身有纏索及微有痕損可疑則宜檢作被人謀害置水身死當令若是如此定執致命根因上司疏駁利害匪輕切宜詳審諸溺河池行運者謂之河不行運者謂之池檢驗之時先問元申人早晚見屍在水內見時便只在今處或自漂流而來若是漂流而來即問是東西南北又如何流到此便住如何申官如稱見其人落水即問當時曾與不曾救應其人未出水時已死或救應上岸才方死或即申官或經幾時申官檢溺死之屍水浸多日屍首胖脹難以顯見致死之因宜申說頭髮脫落頭目胖脹唇口耆張頭面連遍身上下皮血並皆一緊青黑褪皮驗是本人在井或河內死後水浸經隔日數致有此今來無憑檢驗本人沉身有無傷損他故又定奪年顏形狀不得只驗得本人口鼻內有沫腹脹驗得前件屍首委是某處水溺身死其水浸更多日無憑檢驗即不用申說致死因依凡溺死之人若是人家奴婢或妻女未落水先已曾被打在身有傷令次又的然見得是自落水或投井身死於格目內亦須分明具出傷痕定作被打後溺水身死投井死人如不曾與人交爭驗屍時

面目頭額有利刃痕又依舊帶血似生前痕此須看井內有破瓷器之屬以致傷着人初入井時氣尚未絕其痕依舊帶血若驗作生前刃傷豈不利害落渠死因患倒落泥渠內身死者其屍口眼開兩手微握身上衣裳并口鼻耳髮際並有青泥汚者須脫下衣裳用水淋洗酒噴其屍被泥水淹浸即肉色微白腹皮微脹十指甲有泥諸溺井之人檢驗時問原申人如何知得井內有人初見有人時其人死未既知未死因何不救應其屍未浮如何知得井內有人若是屋下之井即問身死人自從早晚不見却如何知在井內凡井內有人其井面自然先有水沫以此爲驗　相毆後落水死多有人鬪毆了各自分散後或去近江河池塘邊洗頭面上血或取水喫方相打了尚困乏或因醉相打後頭旋落水淹死落水時尚活其屍腹肚膨脹十指甲有沙泥兩手向前驗得落水淹死分明其屍上有毆打痕損更不可定作致命去處但一一劄上驗狀只定作落水致死最便緣打傷雖在要害處尚有辜限內以他故死者各依毆傷法今既是落水身死則雖有痕傷其實是他故致死分明當有驗官爲見頭上傷損却定作因打傷迷悶不覺倒在水中却將打傷處作致命招罪人翻異不絕大不可更有相打散乘高撲下致死亦然但須驗失脚處高下撲損痕癥致

命要害處仍須根究曾見相打分散證佐人　棒毆死附拳手等本屍眼開手散頭髮寬慢肚皮不脹除沿身輕傷外其處有傷一處長闊若干分寸此係要害去處驗是生前棒毆身死他物致死痕或青或赤或紫或黑腫黵或斜或橫或直量見大小分寸共計幾處傷處多只指定一痕係要害致命被打死屍口眼開髮髻亂衣服不齊整兩手不拳或有溺污內衣手足折傷亦有可死其痕周匝有血瘀方定是生前打傷子細辨驗棒木皮卷成假痕打傷處皮膜相離以手按之則響以熱醋卷之則有痕打着頭面額角兩太陽穴腦頭并兩脇肋後如大段打破深重骨損時定是要害身死打折腳手限內或限外身死時要詳打傷處分寸闊狹後定是將養不較致命身死假作打死將青竹篦火燒烙之只有焦黑痕淺光平不紫硬看其痕大小量見分寸又看幾處皆可致命只指一重處定作虛怯要害致命身死聚衆打人最難定致命痕如死人身上有兩痕皆可致命此二痕若是一人下手則無害若是兩人則一人償命一人不償命須於兩痕中斟酌最重者為致命檢驗文字不得作皮破血不出大凡皮破則血出當云皮微損血不出凡行兇人若用棒杖等行打多先在實處其被傷人或經一兩時辰或一兩日或三五以至七八日十餘日身死又有用

堅硬他物行打便致身死者更看痕跡輕重若是先驅捽被傷人頭髮然後用散拳踢打則多在虛怯要害處或一拳一脚便致命若因脚踢着要害處致命切要子細檢認行兇人脚上有無鞋履見血爲傷非手足者其餘皆爲他物即兵不用刃亦是諸他物是鐵鞭尺斧頭刃背木桿棒馬鞭木柴磚石毛麻布鞋衲底鞋皮鞋草鞋之類若辜限内死須驗傷處是與不是在頭及因破傷風灌注致命身死他物及手足毆傷痕損須在頭面上胷前兩乳脇肋傍臍腹間大小便二處方可作要害致命去處他物及頭額拳手脚足堅硬之物撞打痕損頽色其至重者紫黯微腫次重者紫赤微腫又其次紫赤色又其次青赤色其出限外痕損者微青凡他物打着其痕即斜長或横長如拳手打着即方圓如脚足踢比如拳手分寸較大凡傷痕大小定作拳足他物當以上件物比定方可言方寸凡打着兩日身死分寸稍大毒氣蓄積向裏可約得一兩日後身死若是打着當下身死則分寸深重毒氣紫黑即是向裏可以當下身死設以身就物謂之磕雖着無破處其痕方圓雖破亦不至深其被他物及手足傷皮雖傷而血不出者其傷痕有紫赤暈凡他物傷若在頭腦者其皮不破即損骨肉損也若在其他虛處即臨時看驗若是死首左邊損即是亮身行右物致

打順故也若是右邊損即損處在近後若在右前即非也若在後即又慮尭身自後行他物致打貴在審之無失若將棒木皮卷成痕假作他物痕其痕內爛損黑色四圍青色聚成一片而無虛腫禁不堅硬死後以棒木皮卷者即苦無散遠青赤色只微有黑色而按之不堅硬者其痕乃死後卷之也蓋人死後血脉不行致棒不能施其効更在審詳原情尭首痕損那邊長短能合他物大小臨時裁之必無踈誤凡驗他物及拳踢痕細認斜長方圓皮有微損未洗尭前用水洒濕先將葱白搗爛塗後以醋糟候一時除以水洗痕即出　刃傷死本尭其處破傷一處長闊分寸若干其傷皮肉齊截認是刃傷致命身死凡驗是與不是刃刃快物所傷傷痕口皮肉有血透膜肉闊花文出捻有鮮紅血死後刃刃割損乾白無血捻是清水勒屠行定驗結罪狀供證是與不是生前死後傷損在辜限內死須驗傷處是破傷風灌注致命身死大刃斧痕上闊內必狹大刀痕淺必狹深則闊鎗刺痕淺則狹深必透臏其痕帶圓尭口眼多開頭髮寬或亂兩手徵握皮肉多捲凸若透膜腸臟必出洗淨了量長闊若干分寸深若干分寸或斜或亂衆指定要害去處致命其餘則據所傷殺傷其被傷人見行尭人用刀物来傷之時必須爭競用手来遮截手上必有傷損或有来

護者亦必背上有傷着處若行兇人於虛怯要害處一刃直致命者死人手上無傷其瘡必重若行兇人用刃物斫着腦上頂門腦角後髮際必須斫斷頭髮如用刀剪者若頭頂骨折即是尖物刺着須用手捏着其骨損與不損刀傷處其痕兩頭尖小無起手收手輕重或只用竹鎗尖竹檐幹看要害處瘡口多不齊整其痕方圓不等凡檢被快利物傷死者須看原着衣衫有無破傷處隱對痕血點可驗又如刀戳傷腸肚出者其被傷處須有刀刃撩劃三兩痕又一刀所傷如何却有三兩痕蓋凡人腸臟盤在左右脇下是以撩劃着三兩痕凡檢刀鎗刃斫戳須開說屍在甚處當着甚衣服上有無血跡傷處長闊深分寸透肉不透肉或腸肚出膂膜出作致命處仍檢刃傷衣服穿孔如被竹鎗尖物戳傷致命便說尖硬物戳傷致死死後刀刃割傷處更無血花蓋人死後血脉不行是以肉色白也活人被刃殺傷死者其被刃處皮肉緊縮有血瘀四畔若被支解者筋骨皮肉稠粘受刃處皮縮骨露死人被割戳屍首如舊血不灌瘀被割處皮不緊縮刃盡處無血流其色白縱痕下有血洗檢擦揉肉內無清血出即非生前被刃矣更有截下頭者活時斬下筋縮入死後截下項長並不伸縮凡檢驗被殺身死屍首如是尖刃物方說被刺要害若是齊頭刃物即不

說刺字如被傷着肚上兩肋下或臍下說長闊分寸後便說斜深透內脂膜肚腸出有血污驗是要害被傷割處致命身死若是傷着心前肋上只說斜深透內有血污驗是要害致命身死如傷着喉下時說深至頂鎖骨損兼周圍所割得有方圓不齊去處食系氣系並斷有血污致命身死亦可說要害處如傷着頭面上或太陽穴腦角後髮際內如行兇人刃物大方說骨損若腦漿出時有血污亦定作要害處致命身死如斫或刺着沿身不拘那裏若經隔數日身死便說將養不較致命身死凡檢驗被殺傷人未到屍所先問原申人曾與不曾收捉得行兇人是何色目人使是何刃物曾與不曾收得刃物如收得取索着大小着紙畫樣如不曾收得則問刃物在甚處亦令原申人畫刃物樣畫訖令原申人於樣下書押字更問原申人其行兇人與被殺人是與不是親戚有無冤讎凡驗殺傷先看是與不是刀刃等物及生前死後痕傷如生前被刃傷其痕肉凋花文交出若肉痕齊截只是死後假作刃傷痕肉痕齊截之說與今之考試程式相遠前論以及之矣如生刃傷即有血汁及所傷痕瘡口皮肉血多花鮮色所損透膜即死若死後用刀刃割傷處肉色即乾白更無血花也蓋人死後血脉不行是以肉色白　刺死驗得本屍口眼開頭髮亂兩手微握

驗是被人刺中致命身死形證並在刃傷死門　屍首異處支解死屍幾段對勘相同於分斷處肉色不紅雖有痕跡別無血髓驗是死後氣血不行支解痕跡凡驗屍首異處勒家屬先辨認屍首務要子細打量屍首頓處四至訖次量首級離屍遠近或左或右或去肩脚若干尺寸支解手臂脚腿各量別計仍各寫相去屍遠近却隨其所解肢体與屍相揍提揍首級與項相揍圍量分寸一般係刃物斫落若項下皮肉捲凸兩肩并聳破係生前斫落皮肉不捲凸肩并不聳彼係死後斫落　拳手足踢死痕紫黑黯色看其大小量見分寸又看幾處皆可致命只指一重要害處定虛怯要害致命身死屍口眼不閉兩手散髻鬆亂衣服毀破踢痕方圓或着靴鞋間有微損其痕周匝有痕癒他物亦頭面項上胷前兩乳脇肋臍大小便處方可定驗致命要害去處踢打着項下當正或偏左邊踢着肋上肋下及陰囊小腹等處並說方圓分寸若口齒咬傷齒內有風風字一本作毒字着於瘡口多致身死少有生者其咬破處瘡口一道周迴骨折必有膿水淹浸皮肉損爛因此將養不較致命身死其痕有口齒跡及有皮肉不齊去處額肘膝頭撞致死作他物靴鞋不堅硬難從他物之說不可用之於今窒碍結案前論已及之矣中食果實金石藥毒死有類拳手傷

痕　辜內病死驗得原傷去處已是平復別無行風入瘡痕跡其屍肌躰瘦弱肉色痿黃口眼俱合兩手舒展某處或有新針灸盤痕在傍或有是何藥貼問得屍親或奴說稱曾請某醫看治勾問得委係患某病證曾用上件藥餌調治驗是辜內別曾餘患身屍　自割死　刖手指并咬手指死

本屍口眼俱合兩手拳握肉黃髮聚項上有傷一處長若干寸深若干分食氣嗓斷驗是生前以刀自割喉下身死者其屍口眼合兩手拳握臂曲而縮蓋死人用手把定刃物似作刀勢其手自然拳握肉色黃頭髮緊若用小刀自割可長一寸五分至二寸以來用食即長三寸至四寸以來用硬麤器割分數不大逐項器刃自割並下刃一頭尖小但傷着氣喉即死看死人所用左右手各有割痕不同餘無他故即是自割將刀物自割斡死者其屍肉色黃口眼合兩手拳握頭髮緊自割斡着喉下心前腹上兩脇肋大傷項門處但傷着膜要害一處分數雖小即死割斡不深及不係要害及三兩處分數小淺未得致死臨時看驗形體肥瘦及原着衣衫有無破傷處用右手刀必起自左耳後刃過喉一二寸用左手刃必起自右耳後傷在胲下喉骨上難死蓋喉堅也在喉骨下易死蓋喉骨下虛而易斷也生前刃傷有血痕死後刃傷無血痕彼人將刀劃割傷死者其屍口

眼開頭髻寬兩手微握被傷處要害分數較大多是腸胃脂出不用刀只用竹槍尖竹攩斡着要處身死被傷處痕口多不齊整自割痕起手重收手輕假如用左手把刀而傷則喉右邊下手處深左邊收刀處淺其中間不如右邊蓋下刀大重漸漸負痛縮手因而輕淺及左手須似握物是也右手亦然凡自割喉下只是一出刀痕若當下身死時痕深一寸七分食系氣系並斷如傷一日以下身死深一寸五分食系斷氣系微破如傷三五日以後死者深一寸三分食系斷須頭髻角子散慢更看其人面愁而眉皺即是自割之狀此亦難必系亦作繫緒也聯屬也若自用刀剄下手并指節者其皮頭皆齊必有藥對扎雖是刃物自傷必不能當下身死必是將養不較致死其痕肉皮頭捲向裏如死後傷者即皮不捲向裏以此爲驗又有人因自用口齒咬下手指者齒內有風或云有毒着於痕口多致身死少有生者其咬破處瘡口一道周迴骨折必有膿水淹浸皮肉損爛因此將養不較致命身死其痕有口齒跡及有皮血不齊去處驗自刑人即先問原申人其身死人是何色目人自刑時或早或晚用何刀物若有人來識認即問身死人年若干在生之日使左手使右手如是奴婢即先討契書更問有無親戚及已死人使左手使右手并須子細看驗痕跡

去處　毒藥死本屍舌爛口內紫黑手指甲青以銀釵探之口中少時取出其釵黑色認是生前中毒致命身死中虫毒死遍身上下頭面胷心並深青色或肚脹或口內吐血或糞門內瀉血中食果實金石藥毒死其屍上下或有一二處青腫有類拳手傷痕或成大片青黑色并爪甲黑身体肉縫微有血或腹脹或瀉血中鼠莽草毒死亦類中虫口唇裂齒齦青黑色此毒經一宿一日方可驗九竅有血汁流出中砒霜野葛毒死春夏秋冬得一伏時遍身發一皰作黑青色身上亦作青黑色眼睛綻出舌上生小刺皰若亦綻出口唇破裂兩下脹大腹肚膨脹糞門脹綻十指甲唇有青黑色若皰服時上一半青飢服時下一半青外腎脹大中金蚕蠱毒死瘦劣遍身黃白色眼睛塌口齒露出上下口唇縮腹肚塌將銀釵驗作黃浪色用皂角水洗不去方是一云如是口身体脹皮血似湯火皰起漸次焉膿舌頭唇鼻皆破裂乃是中金蚕毒之狀服毒死驗時用銀釵以皂角水揩洗過探入死人口中喉內以紙密封良久取出作青黑色再用皂角水揩洗其色不去即是如無其色鮮白又驗時將白飯一塊入死人口中喉內用紙蓋一兩時辰取出飯與雞喫雞亦死即是服毒中毒人生前喫物壓下入腸臟內試驗無證即自穀道內試其色即見生前中毒屍遍身

作青黑色多日皮肉尚有亦作黑色若經久皮肉腐壞見骨其骨作黧黑色死後將毒藥灌入其口中假作中毒皮肉與骨只作黃白色中酒毒腹脹或瀉血凡服毒死屍口眼多開面紫黯或青色唇紫黑手足指甲俱青黯口眼耳鼻間有血出中毒亦然銀釵驗是黑色之甚者遍身黑腫面作青黑色唇捲發皴舌縮或裂拆爛腫微出唇亦爛腫或裂拆指甲尖黑喉腹脹作黑色生皰身或青斑眼突口鼻眼內出紫黑血鬚髮浮不堪洗未死前須吐出惡物或瀉黑血糞門腫突出或大腸突出服毒藥或即時發作或當日早晚發作其藥慢或一兩日發作須是翻吐或吐不絕仍須於衣服上尋餘藥及身死生處尋藥物器皿之類被藥死口眼開遍身黑腫口鼻眼內出紫黑血或手腳指甲黑色皮有折裂鬢髮浮不堪揩洗仍詢究未死前須吐出惡物或瀉下黑血穀道腫或大腸突出又中盡毒頭面胷前深青黑肚脹吐血瀉血空腹服毒惟腹肚青脹而唇指甲不青飽後服毒惟唇指甲青而腹肚不青虛怯老病人服毒便死腹肚口唇指甲皆不青者却須參以他故中藥毒菌蕈毒皮肉多裂舌與糞門皆露出手腳指甲及身上青黑色口鼻多出血飲酒相反如因吐瀉瘦弱皮膚微黑不破裂口內無血與糞門不出乃是凡撿驗毒死屍間有服毒已久蘊積在

內試驗不出者須先以銀或銅釵探入死人喉訖却用熱糟醋自下盦洗漸漸向上須令氣透其毒氣薰烝黑色始現如便將糟醋自上而下則其熱氣逼毒氣向下不復可見或就糞門上試探則用糟醋當反是又一法用大米或占米三升炊飯用淨糯米一升淘洗了用布袱盛就於所炊飯上炊饋取雞子一箇鴨子亦可打破取白拌糯米飯令勻依前袱起着在前大米占米飯上以手三指緊搓糯米飯如鴨子大毋令冷急開屍口齒外放着及用小紙三五張搭遮屍口耳鼻臀陰門之處仍用新綿絮三五條釀醋三五升用猛火煎數沸將綿絮放醋鍋內煮半時取出仍用糟盤罨屍却將綿絮蓋覆若是死人生前被毒其屍即腫脹口內黑臭惡汁噴來綿絮上不可近後除去綿絮糯米飯被臭惡之汁亦黑色而臭此是受毒藥之狀如無則非也試驗糯米飯封起申官府之時分明開說此檢驗訣曾經大理寺看定廣南人小有爭怒賴人自服胡蔓草一名斷腸草形如阿魏葉長尖條蔓生服三葉以上即死乾者或收藏經久作末食亦死如方食未久將大糞汁灌之可解其草近人則葉動將嫩葉心浸水消滴入口則百竅潰血其法急取抱卵不生雞子細研和麻油開口灌水乃盡吐出惡物而甦如少遲無可救者

火燒死本屍皮焦肉爛手脚聚縮口

鼻耳內皆有灰燼委是被火燒死已死棄火中者口鼻內無灰出結案式
屍在灰火中先除掃周圍灰燼然後將屍番動覩着地處有無灰燼燒損
先須子細集衆指定屍首去處取責隣人親戚骨肉等結罪文狀取開灰
等物見屍骨令行人次第拾起白骨扇去灰塵先根究曾與不曾與人作
開見得端的方可檢驗如在湯火內多時側卧或手脚并頭面胷前如鬪
打或頭撞或脚踏手推多是兩後脉與臂腿上若有打損處其皰不甚起
與其他盪不同被人勒併身死拋揸在火內頭髮焦黃頭面連遍身上下
並皆一榮燒得焦黑皮肉擩皺並無揸漿皴皮去處項下有被勒着處痕
跡驗是死後燒着便將項後被勒處繩索或諸般帶帛物子細聲說繫入
長短遭數蹤跡了便說今來無憑檢驗本人沉身上下別無痕損他故及
定年頗形貌不得只驗得本人項下有被勒着處痕跡幾匝圍轉去處分
數驗得前件屍首委實被勒身死後拋揸在火內人屋或屋或茅蓋被火
燒其屍首則在屋茅之下或因與人有讎被人乘勢推入燒死者則屍在
屋茅之上頭足亦有向至屍首全其人未死前被火逼奔爭口開入灰煤
即看口鼻內有無黑灰煤有即是生前火燒死如無則非因老病在床失
火燒死者其屍肉色焦黃或兩手拳曲在胷前兩脉亦曲口眼開或咬齒

及唇或有脂膏黃色突出皮肉只有火燒損跡別無他故即是火燒死須先問生前宿卧所在先被刃殺死却作大火燒死者勒仵作拾起白骨掃去灰塵盡了於原屍首下掃潔地上用酸米醋洒潑若是殺死即有血入地而鮮紅色如無則是火燒死須問生前宿卧處本房在甚處却恐殺死後被移屍往他處則不可驗屍下有血色眉毛髮等被燒有卷毛指甲焦黃如屍被火燒化盡只是灰無條段骨殖者勒行人與隣證供狀稱述緣上件屍首或失火燒毀或被人燒毀即無骸骨存在委是無憑檢驗方憑倘申凡生前被火燒死者其屍口鼻內有煙灰兩手脚皆拳縮緣其人未死前被火逼奔爭口開氣脉往來故呼吸煙灰入口鼻內若死後燒者其人雖手足拳縮口內即無煙灰若不燒着兩肘骨及膝骨手脚亦不拳縮

凡檢驗被火燒死人先問原申人火從何起火起時其人在甚處因甚在彼被火燒時曾與不曾救應仍根究曾與不曾與人作鬧見得端的方可檢驗或驗頭髮焦拳頭面連身一縣焦黑宜申說今來無憑檢驗本人沿身上下有無傷損他故及定奪年顏形狀不得只驗得本人口鼻內有無灰燼委是火燒身死如火燒深重實無可憑即不要說口鼻內灰燼湯潑死人被熱湯潑傷者其屍皮肉皆折皮脫白色着肉者亦白肉多爛亦

如在湯火內多是倒卧傷在手足頭白胃前如因鬬打或頭撞脚踏手推在湯火內多是兩後脉與臀腿上或有打損處其皰不甚起與其他所溢不同　病患死本屍形體瘦弱肉色痿黃口眼俱合兩手微握沁身或有灸盤驗是生前因病身死屍肉色痿黃形體羸瘦口眼多合腹肚低陷兩眼通黃兩手拳微握頭髮緊牙關噤唇齒焦黃唇不着齒邪魔中風卒死者其屍多肥肉色微黃口眼合頭髮緊口內涎沫遍身無他故即是卒死形狀中暗風死者其屍必肥肉多混白色口眼皆閉髻髮整齊涎唾流溢卒死於邪祟者其屍不在肥瘦兩手皆握手足爪甲多青或暗風如癸驚搐死者口眼多喎斜手足必有拳縮臂腿手足細小涎沫亦流三者大畧相似要在驗時子細分別傷寒死遍身紫赤色口眼開有紫汙流唇亦微縱手不握拳時氣死者眼閉口開遍身黃色量有薄皮起手足俱伸卒中死眼開睛白口齒開牙關緊閒有口眼喎斜并口兩角鼻內涎沫流出手脚拳曲餘皆黃瘦中暑死屍眼合舌與糞門俱不出別無他故面黃白色多在五六七月是熱死定病死人須面色痿黃體肉羸瘦或卒死人經隔數日後有執稱打殺若身無痕損委是卒死病死值春夏秋初經隔兩三日肚上兩脇連臍下肋骨縫有微青色此是病人死後經日變動腹內穢汚

發作攻注皮膚致有此色不是生前有他故切宜子細辛死肌肉不陷口鼻內有涎沫面色紫赤蓋是其人未死時涎壅於上氣不宣通故面色及口鼻如此亦有死屍肥壯無痕損不黃瘦不得作病患死又有屍首無痕損只是黃瘦亦不得據所見只作病患死檢了切須子細驗定因何致此唯此最誤亦檢病死問身死人來自何處幾時到幾時得病曾無申官責口詞有無人識認若有口詞審問元患疾病年甲病幾日方申官責口詞後幾日身死若無口詞問如何不申告奴婢問契書有無親戚曾請何醫人喫甚藥對衆證定取醫藥人定驗疾狀　凍死本屍項縮腳拳兩手抱胷遍身寒粟肉色黃緊委是凍死病患飢凍求乞在路死者其屍形體瘦弱肉色黃白眼合兩手微握頭髮緊牙關噤唇不着齒凍死屍眼合舌與糞門俱不出別無他故面黃白色牙齒硬身直多在十一月十二月正月是凍死兼衣服單薄是凍死面色痿黃口內有涎沫牙齒身直兩手緊抱胷前驗時用酒醋洗得少熱氣則兩腮紅面如芙蓉色口有涎沫出其涎不粘此則凍死證兼衣服單薄　餓死本屍臍肚貼腔身躰黃瘦委因飢餓身死餓死渾身黑瘦硬直眼閉口開牙關緊禁手脚俱伸　杖瘡死本屍兩臀上各有破傷斜長幾寸闊幾分寸深至骨上有血痂委是杖決因

風透串致命身死驗定所受杖處瘡痕闊狹是與不是限內身死如日淺則杖瘡周迴有膿水淹浸皮肉潰爛更看陰囊及婦人產門并兩脇肋腰小腹等處有無血瘀痕　罪因被勘死本屍兩大腿外破傷長闊深淺各若干分寸圍圓赤腫多少認是生前因被拷勘痛氣攻心致命身死定所受杖處瘡痕闊狹看陰囊及婦人陰門并兩脇肋小腹等處有無血瘀痕是與不是限內身死有訊腿杖而荊杖侵及外腎而死者尤須細驗　驚謊死本屍目瞪口開兩手舒展猶若怕怖之狀委是生前驚謊致命身死　擲死本屍某處皮破骨損深淺長闊各各若干委是生前墜落崖下或墜坑中因傷致命身死自高撲地看失脚處土痕蹤跡高下凡從樹及屋臨高跌死者看枝柯掛拏所在并屋高低失脚蹤跡或土痕高下及要害處須有抵隱或物擦磕痕癥若內損致命痕者口眼耳鼻內定有血出若傷重分明更當子細驗之仍量撲落處高低丈尺有因爭鬪將子跌殺謀執或將子手足捉了用脚跟於喉下踏死者若突得始末殺情可令仵作人以手按其喉必塌方驗真僞相打散乘高撲下致死　壓死本屍舌出睛凸耳鼻口內皆有血出認是生前墻倒屋塌壓傷致命身死壩壓死壩着要害處屍兩眼被出舌頭出兩手微捏屍遍身死血淤紫黑色或鼻有

血或清水出傷處皆血瘀赤腫皮破處四畔赤腫或骨并筋皮斷折樹木壓死亦然要見得所倒樹木斜傷着痕岩墻壓死其屍若有痕損驗痕分寸作堅硬物壓着要害致命不壓着要害不致死死後壓即無此狀若無痕跡以銀釵物類頓口中數刻如黑色則是中藥死凡檢舍屋及墻倒石頭脫落壓着身死人其屍沿身虛怯要害之處若有痕損須說長闊分寸作堅硬物壓痕仍看骨損與不損　馬踏死本屍肉色微黃兩手舒展頭髮寬慢其處有傷一處長闊深淺各若干口鼻耳內或有血出驗是馬踏身死肉色微黃兩手散頭髮不慢口鼻耳內有血出痕黑色被踏踏要害處便死或骨折或腸臟出若是築倒或踏不着要害處即有皮破瘀赤痕色黑不致死驢足痕小半角觸着若皮不破傷亦赤腫觸着處多在心頭胃前或在小腹脇肋亦不可拘　車碾死本屍肉色微黃口眼皆開手握髮緊甚處有傷云云驗是生前被車碾傷身死凡被車輪捽死者其屍肉色微黃口眼開兩手微握頭髮緊車輪頭捽着處多在心頭胃前并脇肋要害處便死不是要害處不致死　被人針灸當下致死須勾醫人驗針灸處是不是穴道須無意致殺亦須說顯是針灸殺亦可科醫人不應爲罪　雷霆死屍肉色黃焦渾身軟黑兩手拳散口開眼被耳後髮際焦黃

頭髻披散被燒着處皮肉緊硬而攣縮身上衣裳被天火燒爛或不火燒傷損痕跡多在腦上及腦後腦縫多開鬢髮如焰火燒着從上至下時有手掌大片浮皮紫赤色肉不損胷項背膊上或有似篆文痕　虎咬死多咬頭面項上身上有爪痕傷處成窪或見骨心坎胷前臂腿上有傷處地上有虎跡勒畫工畫虎跡并勒村甲及被傷人處隣人供責爲證屍肉色黃口眼多開兩手拳捏髮鬆散亂糞出傷處多齊整有血舐齒咬痕跡一云月初咬頭項月中咬腰背月盡咬兩脚猫咬鼠亦然　酒食醉飽死先集衆并原同會首等人對衆勒仵作行人用醋湯洗浴畢先驗在身如無痕損即是酒醉飽過度脹滿心肺致死以手拍肚皮膨脹而響仍取本家的親骨肉狀述死人生前常喫酒多少可以至醉又取會首并所請喫酒家主人結連事狀當日喫酒多少數目以驗致死因依凡人喫酒食致飽致築踏內損亦可致死其狀甚難明其屍外別無他故惟口鼻糞門有飲食并糞帶血流出遇此形狀須子細体究曾與不曾與人交爭因而築踏見人照證分明方可定死狀　外物壓塞口鼻死凡被人以衣服或濕紙搭口鼻死則腰乾脹被人以外物壓塞口鼻出氣不得後命絕死者眼開睛突口鼻內流出清血水滿面血瘀赤黑色糞門突出及便溺汚壞衣服

又有年老人以手搗之而氣亦絕是無痕而死也　硬物癮㾦死凡被外物癮㾦死者肋後有癮㾦着紫赤腫方圓三寸四寸以來皮不破用手搞捏得筋骨傷損此最爲虛怯要害致命去處　蛇虫傷死凡被蛇虫傷致死者其被傷處微有齧損黑痕四畔青腫有青黃水流毒氣灌注四肢身體光腫面黑如檢此狀即須定作毒氣灌着甚處致死　男子作過死凡男子作過太多精氣耗盡脫死於婦人身上者真僞不可不察真則陽不衰僞者則痿　白僵乾瘁死先鋪炭灰約與屍長闊上鋪薄布可與灰等以水噴微濕卧屍於上上仍以布覆蓋頭面肢體訖再用炭火鋪攤令遍上再以布覆之復用水遍洒一時久其屍體肉必軟起乃揭所鋪布與灰看若皮肉軟起方可以熱醋洗之於驗傷處以葱椒同白梅和糟研爛捻作餅子火內煨令極熱先於屍上用紙搭了次以糟餅罨之其痕損必見虫鼠犬咬傷檢見身死入沿身有破處看幾道各方圓多少各深多少死後被虫鼠傷即皮破無血兼破處周迴有虫鼠齧破痕跡皮頭不齊去處可驗是本人死後虫鼠咬傷即不是生前時別傷若分寸較大時即大虫犬咬傷　死後仰卧停泊微赤黃色凡死人項後背上兩肋後腰腿內兩臂上兩腿後兩曲脉兩脚肚子上下有微赤色驗是本人身死後一向仰

卧停泊血脉墜下致有此徵赤色即不是別致他故身死　壞爛屍若避臭穢不親臨往往誤事量劄四至訖用水衝去蛆虫穢污皮肉既淨方可驗不必用醋糟頭令汲新水澆潑屍首四面殴死者被傷處不至骨損則肉緊貼在骨上用水衝激不去指甲甚之方脫肉貼處有損即見屍首壞爛被打或刃傷處痕損皮肉作赤色深重久而作青黑色貼骨不壞虫不能食人身本赤黑色死後遍動作青軀色其痕未見有可疑處先將水洒濕後將葱白拍碎令爛塗痕處以醋紙蓋上候一時久除去以水洗其痕即見切不可使作腐爛無憑檢驗回申以致冤枉不明　無憑檢驗凡檢驗無憑之屍宜說頭髮褪落曲鬢頭面遍身皮肉並皆一片青黑捻皮壞爛及被蛆虫咂破骨殖顯露去處如皮肉消化宜說骸骨顯露上下皮肉並皆一片消化只有些小消化不及筋肉與骨殖相連今来委是無憑檢驗本人生前沿身上下有無傷損他故及定奪年顏形狀致死因依不得兼用手揣捏上下並無骨損去處覆檢屍經多見頭面胖脹皮髮脫落唇口翻張兩眼迭出蛆虫咂食委實壞爛　墳內及屋下瓦瓮屍先驗墳係何人地上地名甚處土堆一箇量高及長闊並各計若干尺寸及屍在屋下及屋內瓦瓮者亦如前量次看屍頭腳所向謂如頭東腳西之類頭離

某處若干脚離某處若干左右手亦如之對衆爬開浮土或取出去甎磚看其屍用何物盛礶謂棺木有無漆飾席有無沿緣及葵藁之類掸出開拆取屍於光明處地上驗之　發塚驗是甚向墳圖長濶多少被賊入開鋤墳土狼籍鍬鋤開深尺寸見板及開棺見屍勒所報人具出死人元裝着衣服物色有甚不見被賊偷去言行龜鑑陳公洎初爲開封功曹參軍時程琳尹開封章獻太后臨朝族人貴驕自杖老卒死人莫敢言公當驗屍即造府白琳琳望見公來迎謂曰驗屍事畢乎公曰未也琳遽起隱屏間曰不得相見公唯而出適屍所太后已遣中人至曰速視畢奏來公起再拜曰領聖旨未畢使者十輩督之吏等皆懼謂公應以病死聞公怒曰何不以實吏等駭曰公故不自愛某曹不敢公復怒曰此卒寃死待我而伸爾曹依遠懼禍法不爾赦即自實其狀詣琳琳又迎問曰如何公曰杖死琳大喜撫其背曰如此陰德官人必享前程遽索馬入奏已而太后族人有特旨原公亦不及罪公自此名顯宋會要真宗咸平三年十月詔今後殺傷公事在縣委尉在州委司理參軍如闕正官差以次官畫時部領一行人躬親檢驗委的要害致命去處或的是病死之人只仰命官一員畫時檢驗若是非理致命及有他故即檢驗畢畫時申州差官覆檢詣實

方可給與殯埋其遠處縣分先委本縣尉檢驗畢取隣近相去一程以下縣分內牒請令尉或主簿一程以上只關報本縣令佐覆檢獨員處亦取隣州縣最近者覆檢詣實即給屍首殯埋申報所隸州府不得推延 大中祥符六年二月一日詔曰京邑至大閭闠實繁每有喪亡重行檢視或在鬱蒸之候頗稽藏瘞之期爰覩奏對請從簡便然則民命至重刑政攸先官司所陳固軫盡傷之念命令將出彌增欽恤之懷宜令開封府自四月至八月死亡者不須覆檢餘月仍舊施行 天禧二年五月十三日權知開封府樂黃目言應有非理致命及諸般殺傷人屍首如檢驗覆檢官吏等定奪得致命去處大事得正或有小可聲說傷損去處不同別無妨礙不係要害致命去處者只從遠制失科罪如是鹵莽不切定奪出入致命去處即從遠制從之 先是本府官司檢定金刃殺傷屍它官覆檢則以爲筆迹所害初檢官坐是差繆從遠制徒三年科罪至黃目言其刑名頗重故條約之 三年九月十六日詔今後三月以後八月以前應有非理致命公事只本州縣差官覆檢九月以後一依元敕施行仁宗天聖元年四月十二日審刑院大理寺言諸道州縣於每有非理殺傷公事遇夏月請官覆檢去隣縣遥遠之處有所未便欲望自今應諸處覆檢屍首不

以冬夏並依咸平三年十月敕施行其天禧三年九月敕更不行用從之

二年四月十二日詔諸處有病患及非理致命身死者須候再差官覆檢方得埋瘞外州闕官處頗有淹滯炎暑多致傷壞因有異同枉興詞訟宜令今後所差官須集千連人分明檢驗具有無他故定上自四月一日後至九月更不覆檢春冬依舊制施行　三年十一月詔今後春冬月在京及畿內縣鎮除非理致命事有不明兩爭并干礙勘照死刑須合覆檢者即依前敕差官覆檢外其餘自縊割投水病患諸般致死事理分明者檢驗後屍首主別無詞說即給付埋瘞更不覆檢　明道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河東路提點刑獄張仲尹言應刑獄司內有要切罪人病患者乞差不干礙官隔手看驗從之　景祐三年四月三十日開封府言舊制公私家婢僕疾病三申官者死日不須檢驗或有夾帶致害無由覺察望別爲條約詔今後所申狀內無醫人姓名及一日三申者差人檢驗餘依舊制　五年七月二十一日大理評事林槩言伏覩編敕應殺傷及非理致命公事在縣委尉在州委司理參軍畫時躬親集衆檢驗委的要害致命去處申本屬州軍差官覆檢給與埋瘞縣尉即檢驗訖於最近州縣有雙員處請官覆檢受請官不得推避竊詳諸縣只當於最近州縣有二員處

鄰官覆檢今来不明上件敕意每有非理死傷公事縣尉檢驗纔畢多就近移牒本縣令佐便行覆檢欲乞今後縣尉檢驗訖於別州縣最近處請官覆檢不得一例移牒從之康定二年二月十七日詔自今諸縣令佐受到諸縣牒請覆檢者須本縣簿尉及監當官員關縣令獨員在縣方聽依條免去　神宗元豐八年六月二十四日知河南府韓絳言山陵役兵病死方盛暑之際臣權宜與免檢覆然輒違詔條自劾以聞工部言人命所繫恐致欺弊詔特依絳所奏仍赦罪　哲宗元祐七年七月十一日殿中侍御史揚畏言在京刑獄姦弊近開封縣申李寶病癰死及本臺牒府差官覆檢乃拷掠致死其糾察在京刑獄一司既歸臺察今後若有禁囚死亡乞從御史臺差官依條檢驗施行　徽宗政和七年十月十九日詔訪聞福建路州縣鄉村委官檢驗覆檢多不躬親前去只委公人同耆壯等事干人命慮有冤枉仰提點刑獄申明條法行下州縣遠者奏劾不以赦原　宣和六年六月十八日淮南西路提刑雷壽松奏殺人公事有司推鞫以驗定致死之因為據兩檢驗官吏多是規避並不即申驗狀動經旬月若所驗致死之因不實不盡而獄情疑貳未決或兩詞互有陳論雖欲再差官覆檢則其屍已是壞爛難以辯明往往遷就挾同結斷甚者受賂

請託以時增改蓋緣從来未有定申發驗狀條限今欲乞應驗屍官吏候驗限當日具驗狀申所屬仍於狀內分明書填驗畢申發日時如違限仍乞立斷罪刑名詔依所乞發違限從杖一百科罪高宗紹興三十二年閏二月六日臣僚言在法檢驗之官州差司理縣差縣尉以次差丞簿監當若皆闕則須縣令自行至於覆檢乃於鄰縣差官若百里之內無縣然後不得已而委之巡檢三尺具在不可不守方今州縣之官視檢驗一事不肯親臨往往多以事辭免率委之巡檢蓋緣巡檢武人其間多出軍伍致有不識字畫者姦胥猾吏因得其便往往是非曲直顛到狗情乞申嚴檢驗之條其初驗官須委司理縣尉丞簿不許以事辭免至於覆驗如委無官可差仰所在州縣選差曉事識字巡前去如有不虔重寘典從之孝宗乾道元年五月二十六日臣僚言近日州縣所差檢驗官其間多有素昧書畫庸懦畏避之人乞今後遇有差檢驗官令守令選擇諳曉世務者內武臣仍差識字有心力人從之　九年十月四日臣僚言諸大辟同案五人及殺人應死而屍不經驗旁無證佐不應奏者監司一員審問如在三百里外則牒鄰州通判此着令也其間乃有視為不急之務在近者固未必躬親審問而在遠者鄰州通判亦復託故不行甚至擇主簿監當無能

之人州郡可毀者充大使宼濫何所伸訴欲望申敕刑寺檢舉施行詔御史臺覺察　淳熙元年五月十七日浙西提刑鄭興裔言檢驗之制自有成法州縣視爲閑慢不即差官或所差官遲延起發或因道里隔遠憚於寒暑却作不堪檢覆或承檢官不肯親臨合干人等情弊百端遂使宼狂不明獄訟滋繁今措置格目行下所屬州縣每一次檢驗依立定字號用格目三本一申所屬州縣一付被害之家一申本司照會並依格目內所載事理施行并繳格目一本令刑部鏤版頒下諸路提刑司依此施行從之　興裔措置格目云一某處於某年某月某日某時據某人狀乞驗屍首本案人吏某人承行於某日某時差某人賫牒某處官初檢本官廨舍至泊屍地頭計幾里人吏某人押批本案某官覆檢亦如之　一初檢官某時承受將帶仵作某人入吏某人於某日某時到地頭集耆甲某人保正副某人及已死入親如是親兄即填云親兄如是堂兄即填云堂兄之類某人初撥到已死入某人痕損數內致命因依的係要害致命身死分明各於驗狀親簽於當日某時差某人賫初檢單狀保明申某處仍於當時對證入某字號遞具狀繳連檢目申本司照會入吏某人押批初檢官職位姓名　一覆檢官某時承受將帶仵作某人入吏某人於某日某時

到地頭集者甲某入保正副某人及死人親如是親兄即填云親兄如是堂兄即填云堂兄之類某人覆檢到已死人某人痕損數內致命因依的係要害致命身死分明各於驗狀親簽畢其屍即時責付血屬買棺木埋瘞若其家貧乏或無主之家即合勒行尅入陪備或某人委實又無力可出且令耆保應錢買用本縣依價給還並不得燒化如違今來約束依前燒化日後致有詞訴其覆檢官與保正耆甲仵作人吏必有情弊定當根究施行仍於當日某時差人齎覆檢單狀保明申某處仍於當時對衆入某字號逐具狀繳連格目申本司照會人吏某人押赴覆檢官職位姓名

慶元二年十月四日敕令局以淳熙令紹熙五年十月四日聖旨指揮參酌增閏脩立下條諸驗屍州差司理參軍本院因別差官或止有司理一員準此縣差尉闕即差簿丞丞不得出縣界監當官皆闕者縣令前去若過十里或驗本院因牒最近其鄰下縣皆申州應覆驗者並初驗日先次申牒差官應牒最近而百里內無縣者聽就近牒巡檢或都巡檢使內覆驗應止牒本縣官而獨員者準此並謂非見出巡補者右入淳熙重脩職制令以淳熙令并紹熙五年十月十四日聖旨指揮詳定係衝改元條乞行下刑部先次遍牒遵守施行從之以知長寧軍張子宬有請故也嘉

泰元年正月二十八日臣僚言近日大辟行劾之人鄰保逼令自盡或使之說誘被死家賂之錢物不令到官嘗求其故始則保甲憚檢驗之費避左證之勞次則巡尉憚於檢覆又次則縣道憚於勘鞫結解上下蒙蔽欲知省事不知置立官府本何所為今若縱而不問則是被殺者反為妻子親戚乞錢之資甚可痛也乞明指揮凡有殺傷人去處如都保不即申官州縣不差官檢覆及家屬受財私和許諸色人告首並合從條究治其行財受和會之人更合計贓重行論罪從之　嘉定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江西提刑徐似道言推鞫大辟之獄自檢驗始其間有因檢驗官司指輕作重以有為無差訛交互以故吏姦出入人罪弊倖不一人命所繫豈不利害伏見湖廣廣西憲司見行判印正背入形隨格目給下檢驗官司令於損傷去處依樣朱紅畫畫橫斜曲直仍仰檢驗之時唱喝傷痕令衆人同共觀看所畫圖本衆無異詞然後著押則吏姦難行愚民易曉如或不同許受屈人徑經所屬訴告乞徧下提刑司徑行關會樣式一體施行從之既而刑部取索所判正背入刑式樣參酌大理寺申稱湖南提刑司格式稍為詳備乞下諸路提刑司體倣施行　六年十二月六日臣僚言今縣邑檢驗偶本縣有嫌合牒鄰縣委官鄰縣多不相統屬或遇移文不曰

所屬官有假故則曰已差出無人或預有所聞則併與減封不啓如此數四往返累日雖即申聞憲司州郡亦非旦暮可畢暑月腐壞至不可驗由是姦胥黠吏因得並緣不得其情多基於此乞下諸路提刑司約束諸縣遇有檢覆公事合牒鄰縣差官者即於移牒封題明著某事有辭避不承稽違時日者重與責罰從之經世大典諸檢屍有司故遷延及覆檢牒到不受以致死變者正官笞三十七首領官吏各四十七其不親臨使人代之以致增減不實移易輕重及初覆檢官相符同者正官隨事輕重論罪黜降首領官吏各笞五十七罷之仍作行人扶七十七受財者以枉法論

官吏但犯者雖會赦罷降記過本路仍別置籍合推官掌之遇所部申報人命公事隨時附籍檢舉駁問但因循不即舉問罪及推官無推官者令長司首領官掌之廉訪司行部所至嚴加審察　元貞元年九月御史臺呈衡山縣王庚二打死陳大十七縣丞王立不親臨檢驗轉令司吏蔡朝用代之本吏受財以重傷為輕傷妄作風中而死據王立所犯擬笞三十七解見任都省準擬　大德六年三月刑部呈鄒平縣黃成告王伴兒因上樹墜折樹枝掉下斃死縣尹張亨典史宋宥不即窮問又不親臨檢屍仵作行人陳全邸將王伴兒作踢死檢驗輒憑取訖黃成弟黃喜兒曾於

王伴兒右腮連耳并陰間踢傷身死招伏及移委隶州推問得王伴兒委
因上樹墜折樹枝掉下斃死縣尹張亨笞五十七降先職一等期年後叙
典史宋宥司吏劉居敬依例科斷罪遇原免依上降罷都省准擬　大德
六年三月中書所委官呈廬江路含山縣梅張保患丁腫而死梅開先妄
告趙馬兒踢死初檢官含山縣達魯花赤衆家奴覆檢官歷陽縣尉侯澤
並不親臨監視止聽從仵作行人劉興王永興定驗梅張保作脚踢身死
屈令趙馬兒虛招及趙文通稱冤委官緝問得梅張保却係患丁腫身死
具上其事中書下刑部議各官所犯罪經釋免合解見任別行求仕記過
刑書都省準擬　大德七年正月御史臺呈廣西廉訪司申劉子開告大
德五年六月弟劉子勝買香貨至八月二十七日經過遠江務被大使吳
讓將所執杖毆死初覆檢官臨柱縣尹張輔翼録事司達魯花赤秃哥
俱作服毒身死取具各官招詞罪遇原免比例解見任期年後降先職一
等雜職内叙記過刑書都省准擬　諸有司承告人命公事既獲正犯人
取問明白却不檢屍縱令休和及受告免檢將正犯人疎放以致在逃者
正官杖六十七解見任降先職一等叙首領官及承吏各笞五十七罷役
通記過名　大德六年九月二十五日定襄縣張仲恩告禁山官速剌渾

男忻都伯用弓稍將姪男桃兒推落崖下致死縣尹杜行簡典史張世英司吏李茂同至王村王居敬家將忻都伯等捉捕取訖招詞李仲寬孫德智等指證明白不即檢驗屍傷至二十七日却聽怯來等言受告免檢文狀縱令休和與苦主中統鈔一十六定三十兩取具張仲恩誣告招詞省會將屍埋瘞及將忻都伯保放以致在逃今始到官河東廉訪司議杜行簡合杖六十七解見任降先職一等敘中書下刑部議杜行簡合準廉訪司所擬張世英李茂擬各笞五十七罷役通行記過都省準擬諸有司檢覆屍傷正官有故輒令首領官吏代行却作親身申報者雖無差誤正官仍笞一十七首領官吏並二十七通記過名大德十年九月御史臺呈河東廉訪司申清源縣病死囚人劉黑子初檢官清源縣尹蔡伯要解因病止令典史彭世英司吏姚居禮代檢覆檢官交城縣尹任德中亦以使臣密蘭當回止令司吏王克昌代檢俱作親身檢覆牒申中書下刑部議雖無增減不實終是不曾親臨檢視蔡伯要解任德中各笞一十七彭世英姚居禮王克昌各二十七通行記過都省準擬諸有司在監因人因病而死虛立檢屍文案及闕覆檢官者正官笞三十七解職別敘已代會赦者仍記其過至大四年七月御史臺呈河南廉訪司申汴梁錄事司達魯

花赤暗都剌忻於至大二年正月十九日張好義告元顧入魏刃兒持去油錢中統鈔二百二十兩取其招詞鎖監追徵魏丑兒患病去鎖醫治身死高典史擡屍蘇成地內停放聽從司吏崔玉之言不曾親臨檢屍虛押文字并關祥符縣覆檢本官雖已得代終是事關入命擬合降敘中書下刑部議暗都剌忻所犯此例合笞三十七解見任別行求敘罪既釋免又已得代記過相應諸有司輒聽所部請於檢覆屍狀改毆死為病死者正官及首領官各解職注邊遠一任大德十一年六月刑部奉省判惠州路總管陳祐於大德五年八月將歸善縣初檢毆死廉訪文解與經歷薛瑜聽從本縣達魯花赤阿都赤稟覆改作因病身死本部議若依例降敘終非親臨檢覆正官似涉偏重若依廉訪司所議解職別敘記過相應都省議陳祐等所犯合注邊遠一任　諸有司檢屍輒下令仵作行人改易元檢定驗已照勘明白處斷會赦者元檢官解職別敘至大元年七月太宗正府蒙古文字譯真定路古城縣康滿僊與房兄康羊馬姦藥死其夫主黑厮康羊馬在禁身死康滿遷遊街棒死元問官縣尹冀聰元檢王黑厮係作藥及諸情節粘連在前中書下刑部議照得縣尹冀聰元檢王黑厮係作藥死定驗却仰仵作行人趙進改作不係藥死暨真定路照勘康滿僊藥死

其夫姦康羊馬賣藥人田成招證皆明罪已斷遣據冀聰所犯係在革前合解見任期年別行求仕都省議解見任別行求仕諸有司檢覆屍傷不親臨聽承吏仵作行人受財虛檢不關致命重傷以毆死爲病死者事發出首仍坐之雖會赦解職降先一品等敘承吏罷役不敘仵作行人等革去通記過名凡人命重事不準首原　至大四年十一月御史臺呈石首縣許椎飛毆死許冬哥初檢官本縣主簿楊進覆檢官監利縣尹佟友直並不親臨監視以致司吏馮良趙榮貼書彭如珪行人馬文秀張勝等共受許椎飛買囑錢至元鈔二定一十兩將兩背胛左後肋腰眼等處致命重傷並不開寫止作生前因病身死定驗及廉訪分司照出屍傷不明官吏方行出首申書下刑部議各人所犯即係入命重事難准首原罪既遇赦初覆檢官擬解見任降先職一等敘吏杖法受賍罷不敘貼書及仵作人等並行革去通記過名　諸幕職未入流者隨行公使人驚毆人致死承告遷延不即檢覆以致身屍發變無從定驗雖會赦罷職不敘承吏同罪長官容徇解職別敘吏屬移易屍帳長官幕職容徇者會赦同上科罪

皇慶元年刑部呈河間路申陵州吏目陳彥德下曳剌梁聚至大四年十月二十三日先令妻梁二嫂於李阿劉門外毆罵阿劉乳哺兩月新生

兒不應對梁聚直入推開房門將阿劉頭髮揪碎毆擊并兒帶搖車拖棄床下口內出血日落身死告到本州陳吏目跋駁不受分付押狀又行檢屍不即檢屍却令梁二嫂將鈔八定休和阿劉不從後十一日再告同知張也先不花方從陳索取出元狀押過陳復檢屍不行十二月二十日再告方行檢驗已是身屍發變無從定驗又行勒取李阿劉不即申官文狀本路委自景州劉知州歸問會赦除先將梁聚杖七十七取到官吏招詞開申本部擬各官所犯罪遇赦免張也先不花擬解職別敘陳彥德及承吏韓居敬並罷役不敘都省準擬皇慶二年八月御史臺呈廣東廉訪司申番禺縣梁伶奴因爭田土將木棒毆死蔡敬祖却與番禺縣吏楊棟中統鈔二十定貼書昭仕明中統鈔十二定教令作蔡元卿用木杷頭毆死謝景德如此移易屍狀爲見情節未盡行據博羅縣申問出實情却係梁伶奴於蔡敬祖右肋毆死中書下刑部議縣尹馬廷傑典史孔鎮材所犯罪遇釋免合比例解見任別行求仕通記過名都省準擬　諸有司檢覆屍傷輕聽犯人稱說定驗不明雖會赦解職別敘首領官及承吏各罷見役通記過名　延祐元年十月二日湖廣省咨梧州蒼梧縣李阿曾毆死李阿潘縣尹何海典吏吳顯祖司吏莫國瑞一同初檢得沿身上下共十

二痕內兩乳兩肋四痕為要害致命去處却擬行兇人李阿曺狀稱生前與李阿潘交毆後服藥身死定驗不明中書下刑部議何海等所犯罪經釋免何海解見任別行求仕吳顯祖莫國瑞各罷役通行記過都省準擬諸有司官檢覆屍傷不能律下致將聽檢無罪之人拷掠陵暴要其酒食錢物逼傷人命者各科本罪仍於死人徵燒埋銀給苦主　延祐元年十月湖廣省咨沅州路申黔陽縣胡七吉妻唐氏因胡亞晚稱去失鈔三十兩自縊而死縣尉郭儀將聽驗人胡萬一胡亞晚等鎖項聽候除檢覆無罪不將各人疎放令祇候馬俊拷貴監嘗遂將各人打拷索取雞酒鈔物胡亞晚自縊而死取具郭儀等招詞已將馬俊拷貴斷罪徵燒埋銀給苦主送據理問所擬郭儀罪既原免合解見任別行求仕中書下刑部議依準行省所擬相應都省準擬諸職官檢覆屍傷不即牒報而情不涉私者笞一十七記過　延祐元年十二月遼陽省咨太寧路申惠州同知太帖木兒初檢朱榮甫屍傷九日不行回牒別無脏私擬罰俸兩月或笞二十七日還職本省看詳依本路所擬還職誠恐差池中書下刑部議各笞一十七日還職記過相應都省準擬　諸職官覆檢屍傷屍已焚瘞止傳會初檢申報者解職別叙若已改除仍記其過　延祐四年十月御史臺

呈南臺次廣西廉訪司申梁當枉先將田壽四毆死欲蔽重罪又因李大根隨人小楊毆死抵命誣賴却作其子梁住兒被田壽四互毆致死覆檢官恭城權尹崔達北至屍所其屍親各將焚化埋瘞止依初檢官周縣尹作互毆身死申府合量加黜降以警後來中書下刑部議平樂府知事權恭城縣尹崔達不詳人命重事雖是無屍可驗緣行兇人見在亦當從實窮問致死根因不合止從屍親供說即係刑名遠慢合解見任別行求仕緣本人已除潯州路經歷依例記過相應都省準擬諸民告所顧家童在逃家童親屬輒移他人屍相誣賴有司檢驗輒傳會書填屍狀以非法加刑逼令屈招致死者初檢官杖六十七解職降先品二等敘追搜行兇器杖逼令妄認者罪減一等降先品一等敘隨從枉勘者以次佐官罪減二等解職別敘未署官減四等還職通記過名　至治元年十一月御史臺呈江西廉訪司申審因分司牒龍興路寧州戴章身死照得延祐五年五月十四日冷有敬告使喚人戴章在逃戴仁等扛擡不得名男子壞爛身屍稱是泰清港內漂到戴得五狀告認得右額右胛各有瘡疤右手短是其弟戴章身屍知州孫瑾初檢得本屍除十傷輕傷外咽喉下一傷是刃傷致命右額右手並無瘡疤右手不短却聽從司吏鍾文諒符同元告增

爲屍帳言右額右手各有瘡疤右手短一寸委是戴章身屍又問得地鄰祝九五等皆稱不是戴章戴章在逃是的郎令貼書周德孚除換供狀前幅改作識認得係是戴章以致本州與何同知卞州判等自五月二十七日六月二日爲始節次將陳俊張福劉福十范清拷訊及將冷有敬遠法用皮掌摑兩腮竹散子夾兩手指木棍兩膝敲擊兩踝骨抑令虛招因捕獲戴章與次妻鳳哥姦使令陳俊等用斧斫死又委州判卞瑄下鄉追搜器仗責令陳俊等妄認將各人枷禁至七月二十二日黃崇捕獲戴章親身才將各人疎放議得知州孫瑾合比平江知州李廷芳枉問徐應宗毆死陳定二例杖六十七解見任降先職一等叙州判卞瑄等笞五十七同知何揖笞四十七並解見任別行求仕州判李羅後興笞二十七還職赦後再議孫瑾年及致仕降先職二等勒令致仕卞瑄解見任降先職一等何揖李羅後興並解見任別行求仕通記過名司吏鍾文諒等並罷役不叙諸司縣官初覆檢屍容隱不實符同申報者雖會赦正官各解職期年後降先品一等叙首領官及承吏罷役不叙　至治二年閏五月十七日刑部奉中書省劄付準陝西省咨涇州申涇川縣典史吳舜臣任內覆檢身死曹四脫漏緊關情節符同靈臺縣初檢屍狀申報移準中書省次

送部議擬初覆檢官罪遇釋免雖已得替各降先職一等期年後叙典史
蕭讓吳舜臣司吏羅世榮柳文珪俱各罷役於犯人名下倍追燒埋銀給
付苦主本省看詳典史吳舜臣等元擬罷役未審合無叙用再下刑部議
涇川縣典史吳舜臣覆檢曹四屍首明見沿身有傷二十七處及左耳青
紫腫一處如拳毆形狀左耳前別無痕分八字却行信從司吏柳文珪所
說脫漏耳根青紫腫傷作口有涎沫符同初檢定作自縊致命及至推問
却係劉子玉毆昏縊勒身死典史吳舜臣所犯即係親管案牘文職不以
人命爲重隱蔽重傷以無爲有以有爲無故將毆昏縊勒致命符同初檢
定作自縊身死情犯非輕既已呈準罷役難議別叙　諸告人命事不與
聽理致檢覆失期身屍發變者正官笞三十七首領官吏笞四十七通記
過名　至治元年十二月御史臺呈山東廉訪司申嶧州人戶盧驃兒口
告延祐七年四月十六日徒溝村李師婆與男李二李四及二女婿等於
已吐退與本家地內採斫桑樹爲父盧玉遮當李師婆喝令李二等用棍
檐於盧玉左大股右肘膊右肋連脊背等處毆傷昏迷社長蘇貴相驗過
被傷去處當日晚身死自十七日爲始累赴嶧州陳告不肯受理致屍發
變告奉益都路行下本州施行本州使李二等不招毆死情由本路改委

滕州董知州歸問依前不招追照得嶧州文卷延祐七年六月二十二日本州奉本路指揮移準初檢官達魯花赤馬哥關盧玉皮肉消化頭髮脫落不堪檢驗及準捕盜司發到李師婆名徐行兗人李二名榮李四名回回等內社長蘇貴狀結委與梁用等一同相驗得盧玉左腳踝下破傷一處右胛膊腫傷一處脊背上青腫二處稱係李榮毆傷李榮李回回不肯招伏已依本路指揮關發滕州歸問取具達魯花赤馬哥吏目魏公獻司吏徐彬等妄行疏駁不即受理檢驗罪狀除將典史司吏依例各笞四十七外據達魯花赤馬哥合笞三十七還職中書下刑部議據馬哥所犯依準廉訪司所擬相應仍記過刑書都省準擬　檢屍式　諸檢屍古人至重須臨事詳情處置常以人命為心十分致謹猶或失之況於責之胥吏行人不復臨視或故遷延發變圖以不堪檢覆為辭故但苦主有詞已葬猶須開檢其或貧困無告私有隱憂病苦不禁風狂暴作又或慮私挾怨輕生尤賴以致投水自縊別無他故家屬自願收葬告免檢覆亦須審實而後從之有司所存其見成式宜廉公詳慎物絕天理其覆檢無所附近州縣者令本屬巡檢檢之　至元五年六月中書右三部契勘隨路稱冤重囚多為初檢屍時諸司縣官不行親去監檢轉委巡檢或司吏弓手人

等到停屍處亦不親臨監視上憑仵作行人檢驗文狀覆檢官吏恐檢不同暗行計問初檢人等抄錄初驗屍狀審同回報本處官司又不照管初檢實與不實憑準檢狀及元告指執并捉事人涉疑輒將所疑人鍛鍊須要承伏本人不任勘問虛行招訖申到本路總管府官吏看同常事又不子細照詳所指申間有無冤抑止依先招取訖招詞結案申部由此致有冤抑若不遍行緣定檢屍傷致命根因及鞫勘重刑係關人命其害非輕今後檢驗屍傷委本處管民長官隨時將引典史諳練刑獄正名司吏慣熟仵作行人不以遠近前去停屍之處呼集屍親隣佑人等躬親監視令仵作行人對衆一一子細檢驗沿屍應有傷損及定執要害致命根因仍取仵作行人重甘結罪並無漏落不實文狀檢屍官吏保明委的是實回牒本處官司覆檢官吏仵作行人迴避初檢人等依上檢驗亦取行人甘結文狀回報元委官司若長官有故委其次正官檢視如承檢屍公文本處官司照勘委的是實將被執涉疑之人研窮磨問如有宿食下落召保疎放若殺人贓伏明白委有顯跡取犯人招伏追會完備對家屬審覆無冤申解本路總管府經歷知事司吏等將解子細參詳申間委無冤抑亦無可疑情節總府官先審過無冤再行取責所招情由府官公座將囚人

押領當面對家屬將所招情罪從頭一一讀示再三審覆委無冤抑取本人服辨家屬準伏結罪開申令立到檢屍文狀體式以後依式申報如違治罪　至元十年五月汴梁路申中牟縣樊閏告男婦喜僊自縊身死初檢官主簿李伯英擾喜僊母阿白等告委是自縊身死別無他故情願收葬準告免檢責付屍親安葬取到本官不合準告違錯招伏省部相度既是自縊身死別無他故情願將屍安葬初檢官合從免罪　元貞二年七月江西行省咨上高縣劉二落水身死已行安葬趙縣尹邽憑屍親劉阿黃告稱定執不明再行開棺檢驗本省參詳今後但有人命應苦主有詞者審問是實委官依例檢驗雖已安葬亦合開檢庶望事有證驗情無疑似中書下刑部議入命至重合驗屍傷邽緣葬有月日遠近時有寒暑不同況人情萬狀所犯各別似難一縣定論擬合臨事詳情區處都省準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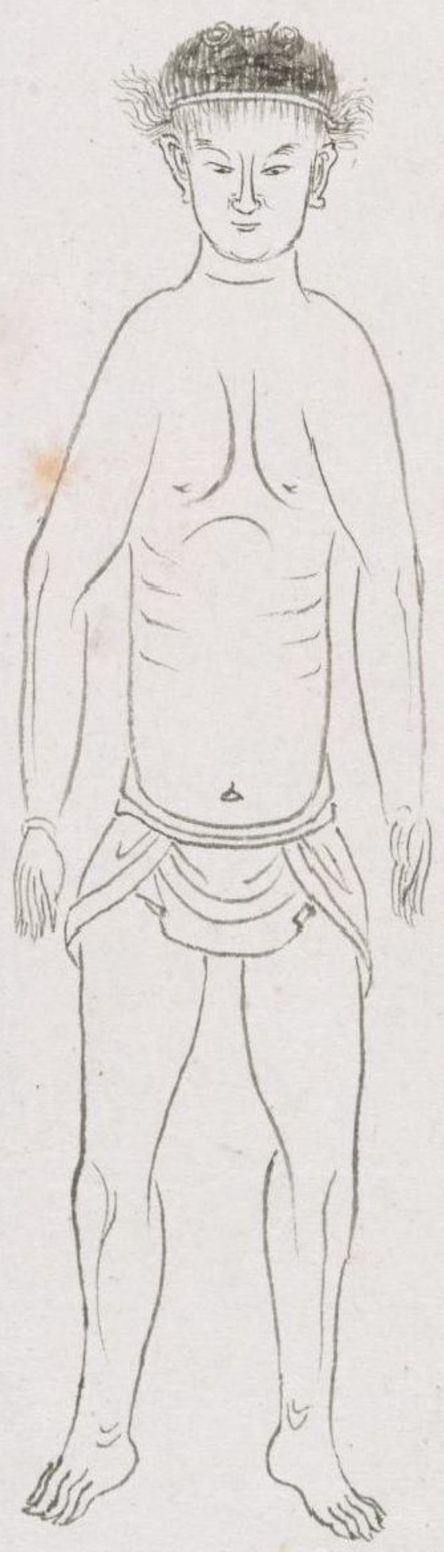
延祐元年二月陝西行省咨興元路申西鄰縣與金州地面相去懸遠檢驗屍傷往來不便中書下刑部議檢驗屍傷若致發變事必難明如無附近州縣須令巡檢親臨依例檢驗都省準擬　屍帳式　某官牒某處某月某時刻準某處某日時刻初覆檢某村坊身死男子婦人某姓名沿身有無傷損如有係某處要害如何致命分明指定保結回示今來某即

時將引典史司吏行人（覆檢即云無干礙司吏人等）就去停屍處呼集屍親并鄰佑主首人等躬親監視勤令行人對衆眼同一一子細檢驗到沿身沿屍應有傷損及要害致命根因仍取到仵作行人某等重甘結罪並無透漏不實文狀擬檢定傷損要害致命去處保明並是端的執結是實除將屍首責付某人如法看管知在不致損失聽候施行外今逐一開立如后須至回牒者　一到某處見一（男子婦人）屍首（令鄰人主首合干人）某等辨覩委是所指某人屍首或吊縊或在地床坑上頭南腳北或東西仰面或側卧屍傍（開寫東西南北四至處所謂門牕墻壁之類）各若干步尺（遠則云步近則云尺每營造尺五尺爲一步）此處各云下項檢屍蹤跡自上至下翻轉檢驗傷損定執致命根因如后如見屍吊縊即云懸空高下吊縊處可與不可稱住屍首兩脚懸空或不懸空有無元蹬踏器物項下有是何繩索繫（圍徑麤細闊狹長短尺寸）將屍解下若已將屍解下即云項上有無元繫之物或在屍傍或在元吊某處懸空繫定比對元縊痕跡同異亦行聲說是何繩索物色　如在水中量水深淺水面至岸各若干丈尺或在溝澗上下丈尺　如在灰火中先掃除周圍灰燼然後將屍翻動覩着地處有無灰燼燒損被毆打傷死痕驗之類屍傍應有器伏物色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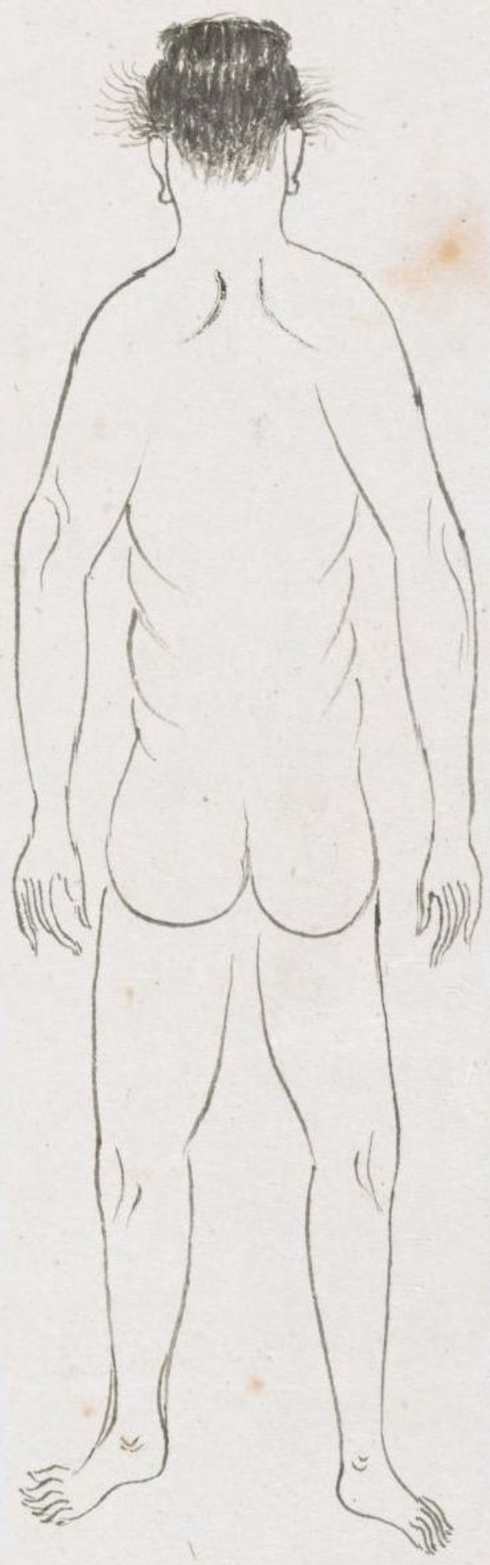
一子細聲說然後將衣脫去檢驗若屍在水中或窄暗處難以定驗者許移於近便處開說元停移緣由如須用酒醋水洗驗者聽其餘檢屍蹤跡依上云寫　一將屍仰面得本屍年約若干身長若干尺寸面體肉色如何髮長若干頂中髮查或髮稀禿各聲說頭髻緊慢或散先從頂驗如無傷即云無故如有灸瘡瘢痕之類並各聲說若有破傷即指定頂心或偏左偏右有傷一處見血或青赤色或腫或浮破或骨損與不損長闊深淺圍圓腫高各各分寸係手足他物或磕擦隱蔽所致其餘處兩太陽兒左右額角兩眉眼兩頰顴鼻梁至唇舌齒頦咽喉胷至兩乳左右肩兩肱膊兩曲肘兩碗兩手掌至十指心及兩脇肋臍腹兩臀兩腿兩膝兩膞肚兩脚踝兩脚面十指甲有傷依上聲說無傷各云無他故　一將屍合面從腦後髮驗主項兩肩兩臂兩肱膊兩曲肘兩手沓十指甲沓背至沓膂兩外肋兩臀片至穀道兩脚兩曲湫兩腿肚兩脚踝兩脚扳十指肚無他故傷損並依上聲說如吊縊者驗至項後即云其痕匝與不匝如不匝聲說不匝分寸緣由凡檢至穀道即云有無糞出　一驗得本屍沿身所傷除不係致命輕傷外據其處何物所傷長闊分寸若干驗得或無傷止有赤腫係最重委是此處如何致命仍指定是與不是要害去處若係數處被

傷中風身死即指定的因是何傷處致命若因別病及他故或杖瘡死者即執定的確致命根因　一行兇致命器物之類見在者比對傷處定驗有無相應開說名件大小長短丈尺分寸還同兵器或餘刃或他物之類堪與不堪害人性命封記發去　一檢驗到沿屍脫下衣服名件如後如有血汙或刺扎破者即云其衣物止有血汙及刺扎破某處長闊分寸係某物所破候覆檢過其覆檢官即將無照用衣物就便責付合干人收管將合照用名件封記發付合屬官司　無照用衣物　開名件　合照用衣物　開名件　延祐元年十一月御史臺呈廣東廉訪司申屍帳上預標正犯干犯名色事有窒礙中書下刑部議今後凡檢屍傷若致命傷痕無差行兇人等審問無疑者於正犯人下盡字事情未定首從未分止行兇或被告人盡字行兇人在逃屍親未到者聽將元檢屍帳權且入卷關防後獲正賊名到屍親至日盡字給付庶不差池都省準呈　檢屍法　某路某州某縣某處某年月日某時檢驗到某人屍形用某字幾號勘合書填定執生前致命根因標注于後　一仰面　頂心　偏左偏右　顱門　額顱額角　兩太陽穴　兩眉　眉叢　兩眼胞　兩眼双睛　兩腮頰　兩耳　耳輪　耳垂　耳竅　鼻梁　鼻準　兩竅　人中　上

下唇吻　上下牙齒舌　頷頰　咽喉　食氣竅　兩血盆骨　兩肩甲　兩腋肷　兩胳膊　兩腑腋　兩手腕　兩手心　十指　十指肚　十指甲縫　膏膛　兩乳心坎　肚腹　兩肋　兩脇　膂肚　兩胯　男子莖物腎囊　婦人陰戶　兩腿兩膝　兩膞肋　兩脚脘　兩脚面　十趾　十趾甲



一合面　腦後　髮際　耳根　頂頸　兩臂膊　兩肱肘　兩手腕　兩手背　十指　十指甲　脊背　脊膂　兩後肋　兩後脇　腰眼　兩臀穀道　兩腿　兩腓肚　兩脚踝　兩脚跟　兩脚心　十趾　十趾肚　十趾甲縫



一對衆定驗得某人委因　致命　正犯人某　干犯人某
地鄰人某　主首某　屍親某　仵作行人某　右件前項致命根因
中間但有脫漏不實符同捏合增減屍傷檢屍官吏人等情願甘伏罪
責無詞保結是實　某年某月某日司吏某押　首領官某押　檢屍官
某押　大德八年三月　日江西行省准中書省咨刑部呈奉省判送河
南行省咨歸德府申切見各處有司不以人命爲重凡有告毆傷身死者
不行隨即飛申檢驗初驗官司雖有申到屍狀後檢官司不能即到屍前
以致屍已發變不能復檢既見復檢官司不能復檢初檢官吏因而作弊
捏合已死之人作自縊或投井焚燒自傷殘害身死中間別無堪信顯迹
必須追究往來補荅扣換州縣司吏通行捏合虛套元告詞因啜賺元告
絶詞文狀不唯官吏通同如此使死者幽冥之冤何由得雪本着看詳檢
驗屍傷或受差過時不發或牒至應受而不受或不親臨親承他處官司
請官檢驗或有官可那而稱闕或應牒隣近而牒遠者或因驗而不驗或
不明定要害致死之因或定而不當或漏露所驗事狀或將初檢屍狀與
復檢官司扶同檢驗等事情弊紛紜不能縣舉理宜明定罪例通行遵守
施行間又據江西福建道奉使宣撫呈亦爲此事奉都堂鈞旨送刑部議

擬連呈奉此本部議得檢驗屍傷已有常式近年以來親民之官不以人命爲重往往推延致令發變及不親監視轉委公吏行人與復檢官司迤相扶同裝捏屍狀移易輕重情弊多端擬合設法關防若依奉使宣撫所言似爲纔細本部今參酌定立屍帳圖畫屍身一仰一合令各路依樣板印編立字號勘合用印鈐記發下州縣置簿封收如遇檢屍隨即定立時刻行移附近不干碍官司急速差人投下公文仍差委正官將引首領官吏慣熟仵作行人就即元降屍帳三幅速詣停屍去處呼集應合聽檢并行亮人等躬親監視對衆眼同自上至下一一分朗子細檢驗指說沿屍應有傷損即於元畫屍身上比對被傷去處標寫長闊深淺各各分數定執端的要害致命根因檢屍官吏於上署押一幅給付苦主一幅粘連入卷一幅申連本管上司仍取苦主并聽檢一干人等連名甘結依式備細開寫當日保結回報明白稱說各處相離里路承發檢驗日時飛申本管上司其覆檢官吏依上覆檢了畢亦將屍帳一幅給付苦主一幅入卷一幅申報上司如有遠慢或牒到而不受致令屍變者正官決三十七下首領官吏各決四十七下其不親臨監視轉委公吏檢驗并增減不實移易輕重定執致命因依不明或初復官吏相見符同屍狀者正官取招量事

輕重斷罪黜降首領官吏各決五十七下罷役仵作行人決七十七下受財者同枉法論任滿於解由內開寫本路另置文簿令推官收掌如遇司屬申報人命公事隨即附簿檢舉但有違犯依上究問若因循不行駁問者罪及推官無推官者掌司首領官提調廉訪司職在提刑所在定處先行取會干碍人命事目詳加照刷元置文簿卷宗體問若有似此違犯或犯人招指不同官吏作弊枉禁并解由內隱漏者隨事輕重理斷庶望少革前弊存案准呈遍行照會相應今將定擬屍帳式樣呈照詳都省准擬今將屍帳式樣錄連在前除外合行移咨請照驗遍行合屬依上施行　銘莅政誡銘今據刑律自人命至於斷獄凡一十一段人命中有二十條蓋聖朝以人命至爲重者也固宜盡心如承牒後必須親莅屍場精細定驗行傷器仗比對相同更須詳驗虛實輕重是否須見要害致死根由聲說生前死後傷殘形相若毫釐有差則必使死者啣冤生者被害固不可不盡心也其復檢官吏尤不可與初檢官吏相見符同屍狀以致移易輕重增減屍傷是否不分以至敗露有犯律條也區區受命以來常恐臨事乖張不能洗冤雪恨以負聖朝好生之大德也故假律意作銘朝夕以自警之銘曰　人被仇死　痛恨終天　若不洗雪　其死何

恣至有臨驗惻然憫憐一一詳驗終得死緣輕重真僞中心憭然生者免害死者申冤我今內懼弗迨前賢聊作斯箴銘于生前

永樂大典卷之九百十四

重録總校官侍

郎臣高拱

分校官編　學

士臣瞿景淳

修臣陶大臨

書寫儒

士臣張夢禎

圈點監

生臣叢仲揖

臣徐璜

Or. 6l d.

恣。至有臨驗。惻然憫憐。一一詳驗。終得死緣。輕重真僞。中心憭然。生者免害。死者申冤。我今內懼。帶迫前賢。聊作斯箴。

銘于
生前。

Gr 11755
63 ff
16/2/44
E.G.S.
61.d.

Or. 61 d.

C\I